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⑯ 第十六期




良友

The most attractive and popular magazine in China.

THE YOUNG COMPANION

￠20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JUNE 30, 1927



上海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出版
Published by
Liang You Co.
N. Szechuen Road,
Shanghai, China.

黃柳霜女士 （贈與伍聯德君之照片）

本期要目



暑天下午倦欲睡　　寶光攝

良友

第十六期

六月三十日出版

卷首語

致不相識的良友

在輪船上旅客休息室裏，我開了一瓶汽水倚桌閒坐。對座坐着一個不識的旅伴。當我們視線相接觸時，我們有意無意地互相點點頭，接着說句『今天天氣倒好，這回風浪也不大。』『是的。聽說快到吳淞口了。』

我不識他，他不識我；我們不過是暫時的旅伴，偶爾邂逅；我不問他從何處來，他也不問我往何處去。

把我瓶中的汽水，分些到他的杯裏。無言地我心裏說：『朋友，我們沒有清雅的香茗可暢敘襟懷，我們也沒有豪氣的烈釀可以互宣衷曲，然而也讓我們喝一杯罷——喝一杯甜而帶澁，微有刺戟而不醉的汽水。』

一次邂逅之後，我們不相聞問了。

在這人間的旅途中，許多人因找不着以心相見的良友而感覺寂寞與孤獨，——然而這未免太自苦了！

世上的漂泊者啊，當我們偶爾邂逅時，你不必問我從何處來，我也不必問你往何處去；我們雖無清雅的茶，更用不着飲濃烈的酒；且讓我們喝一杯罷——喝一杯甜而帶澁，微有刺戟而不醉的汽水。

——編者

本期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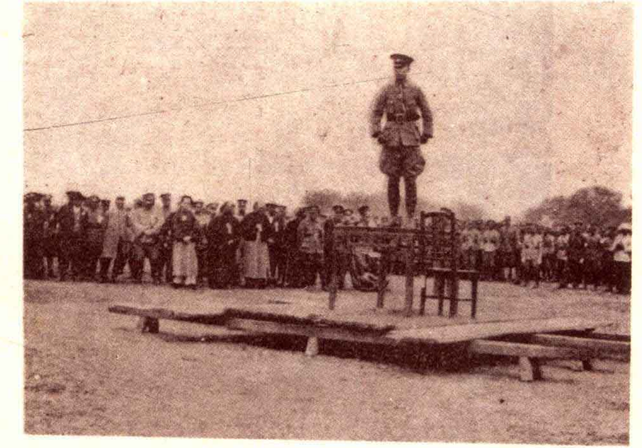


蔣介石　胡漢民　蔡元培　吳稚暉　李石曾　鄧澤如　甘乃光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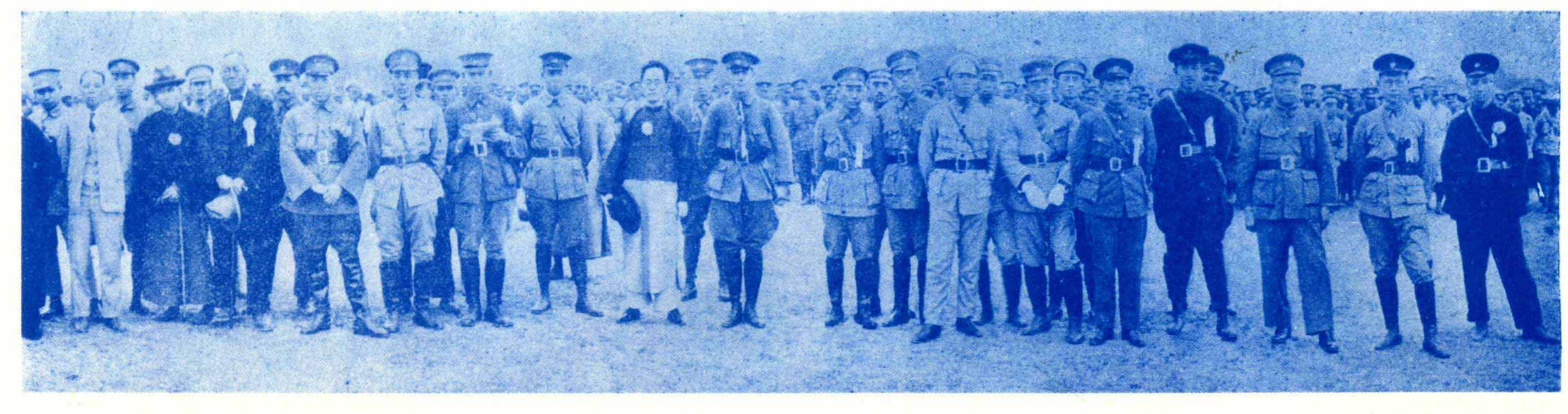


胡漢民演說



蔣介石演說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



南京國民政府



（潘劍帷攝）

國民政府禮堂

（民國元年孫總理曾在此就臨時大總統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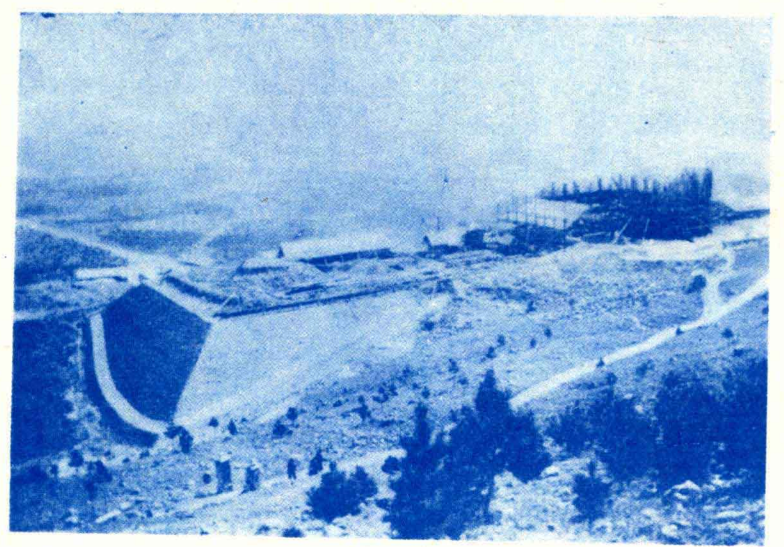
南京市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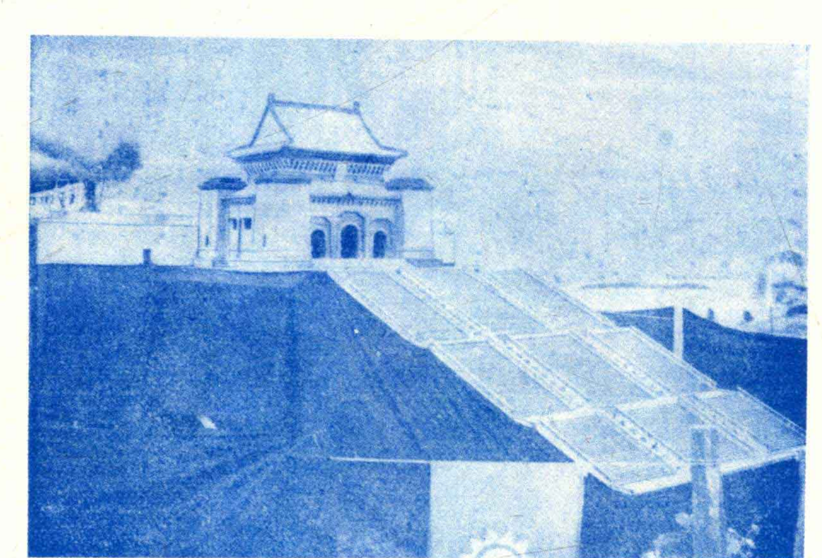
之大閱操攝影（盧山攝）

孫總理陵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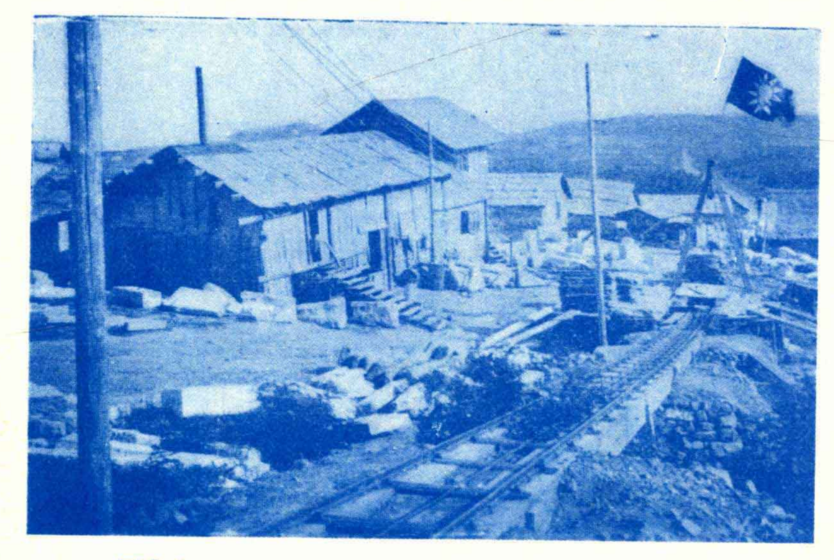
（吳寶均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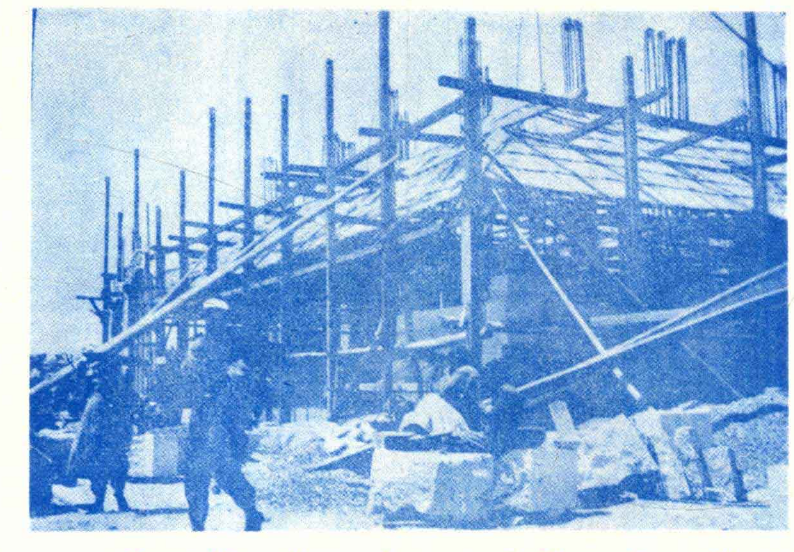
總理陵墓基址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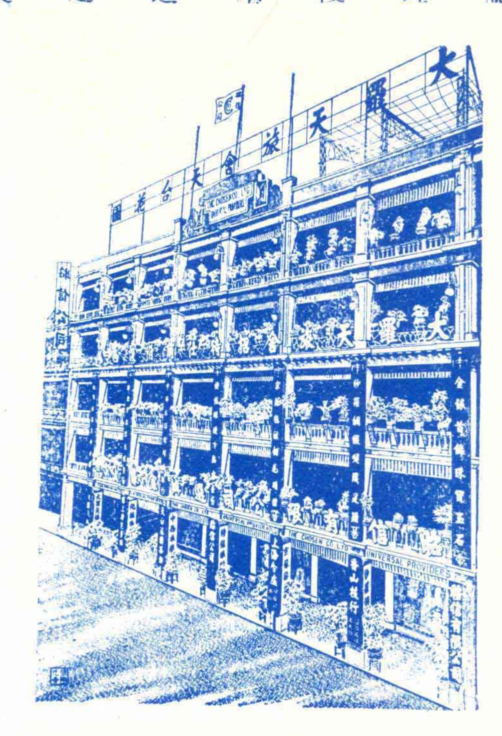
總理陵墓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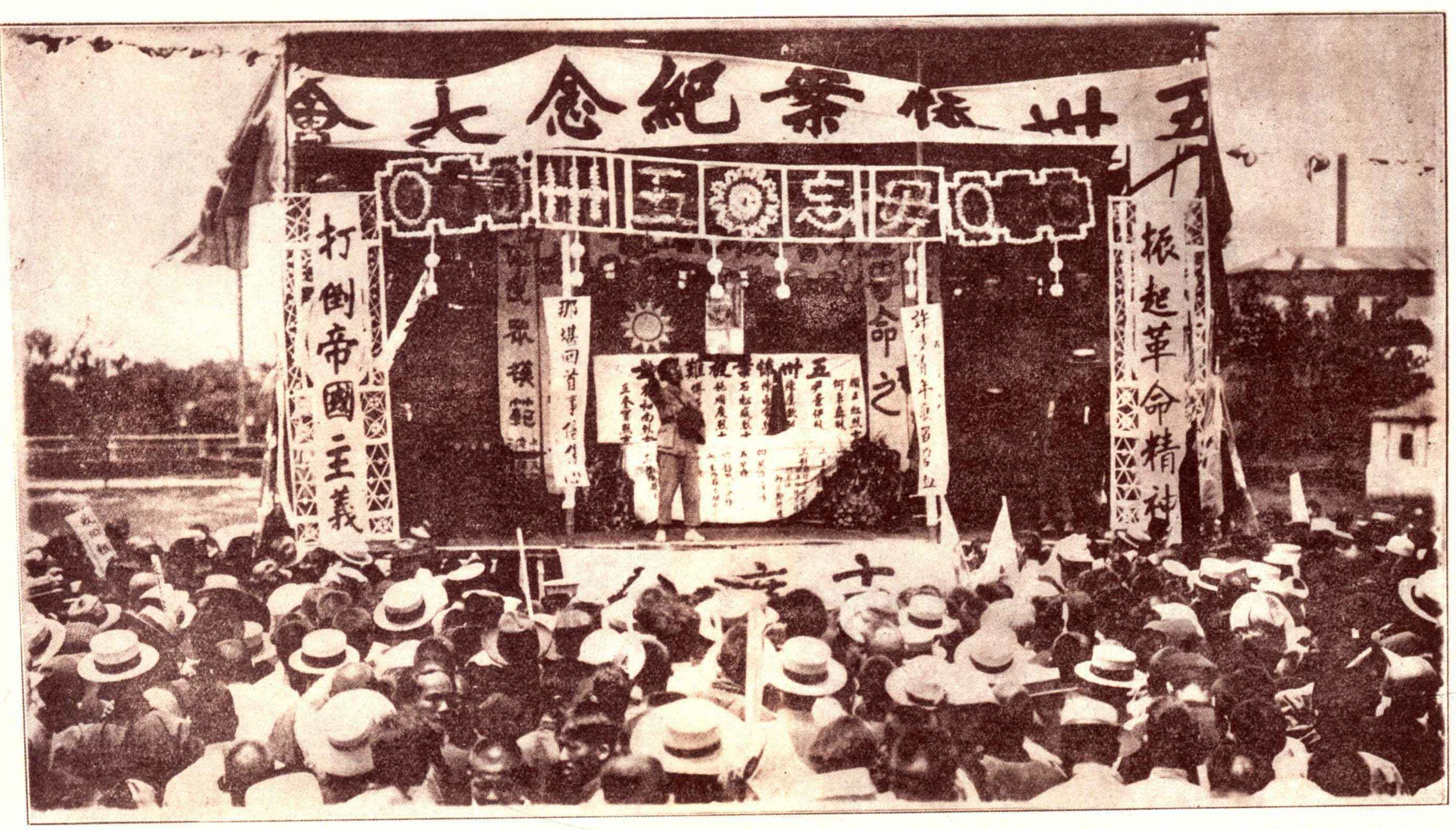


總理陵墓建築工場當中鐵路特爲搬運材料上山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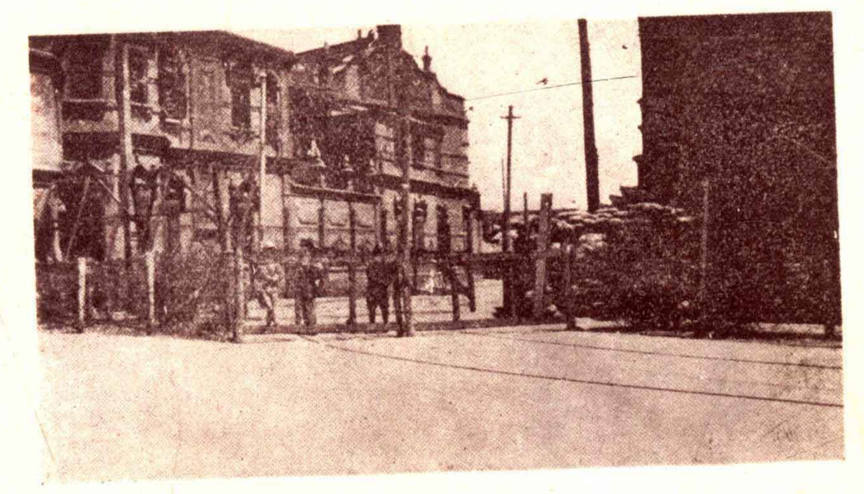


總理陵墓之建築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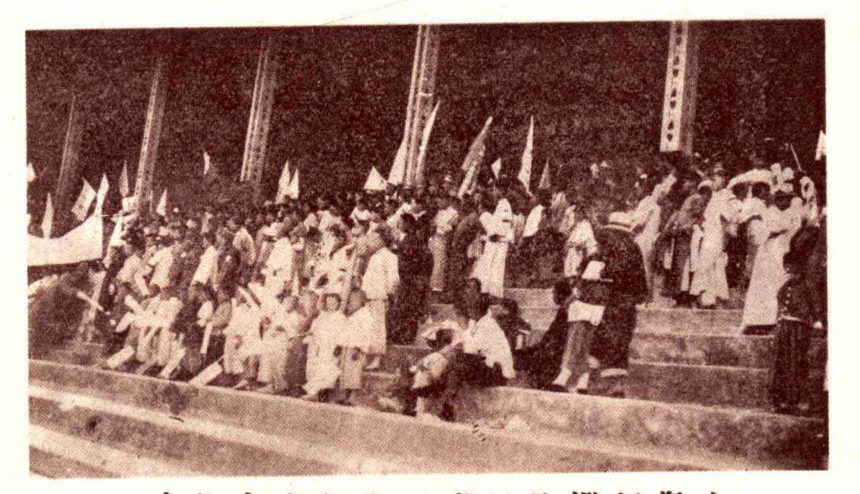




上海之五卅紀念市民大會　（長澤攝）



五卅上海租界之戒嚴——北河南路臨時斷絕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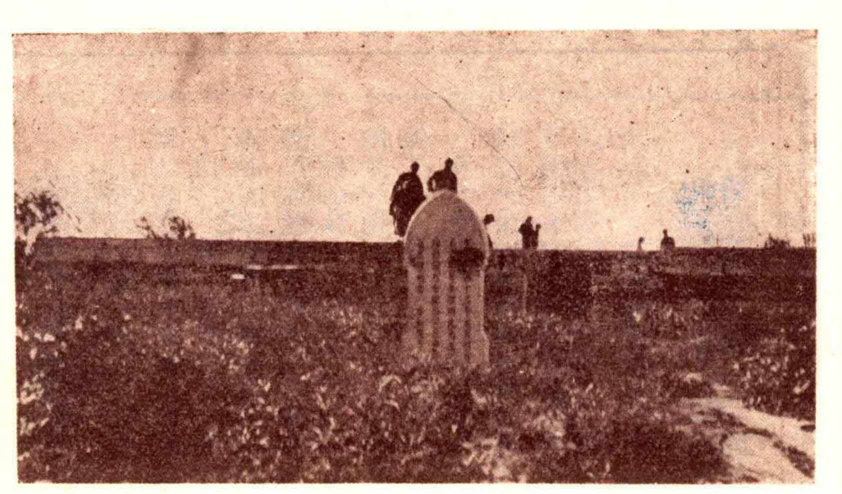


上海江灣跑馬廳五卅紀念會民衆

（周遜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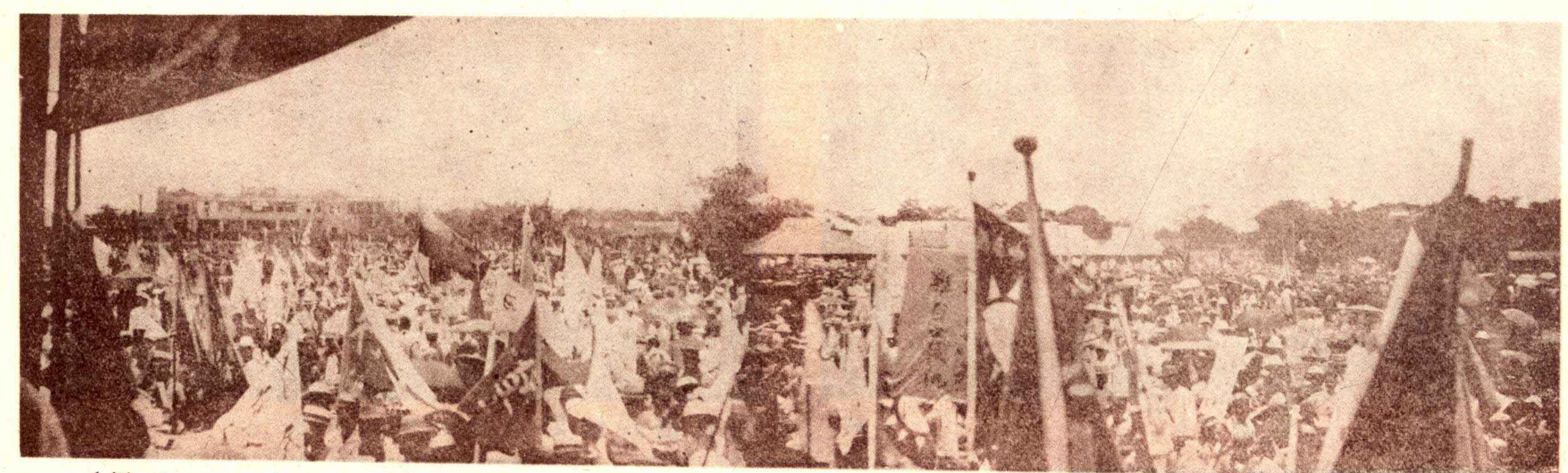
五卅烈士喋血處



建築中之五卅烈士公墓

五卅烈士公墓，在閘北方家木橋。因建築費爲前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任內借用未還，不能繼續營造。現五卅殉難烈士葬事籌備會以公墓關係國際觀瞻，不宜再經延宕，已遣委員數人向總商會接洽歸還辦法矣。

同昌車行隔壁是南京路巡捕房（或即老閘巡捕房）即五卅慘案發生處。該地今已築一矮牆，蓋將防禦第二次民衆之衝入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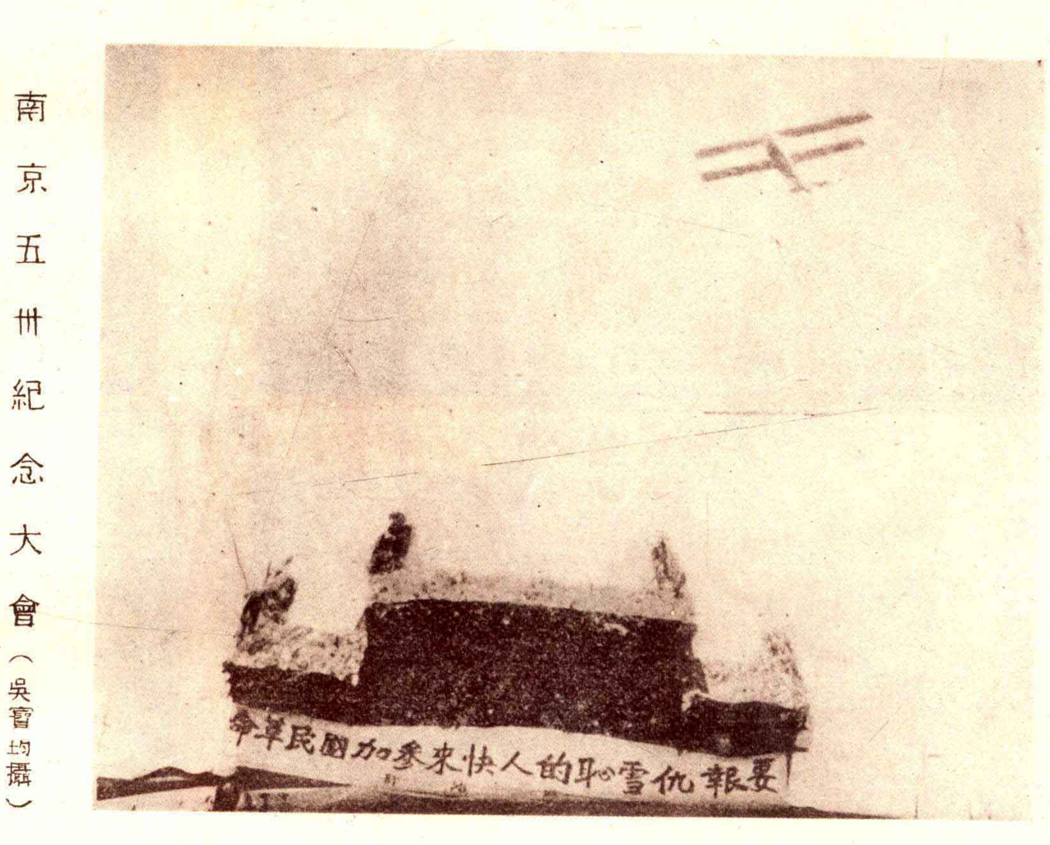


廣州之五卅紀念會舉行於東較場赴會民衆約五十萬（胡吾初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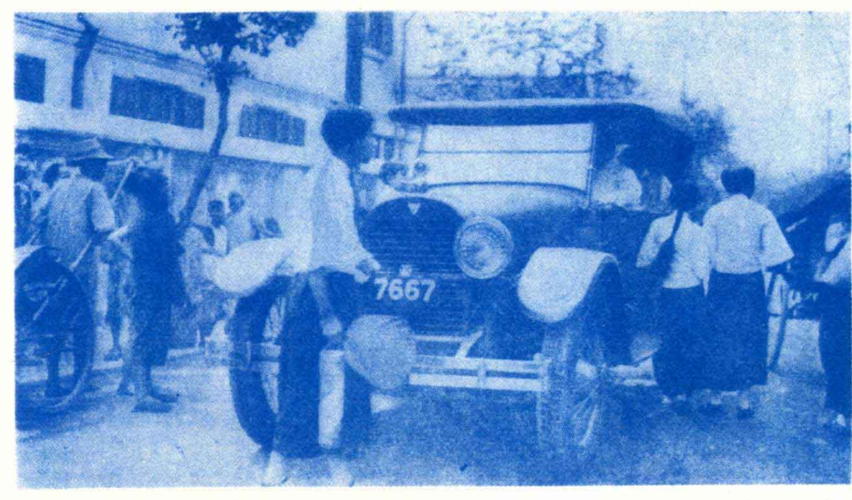
南京五卅紀念大會（吳寶均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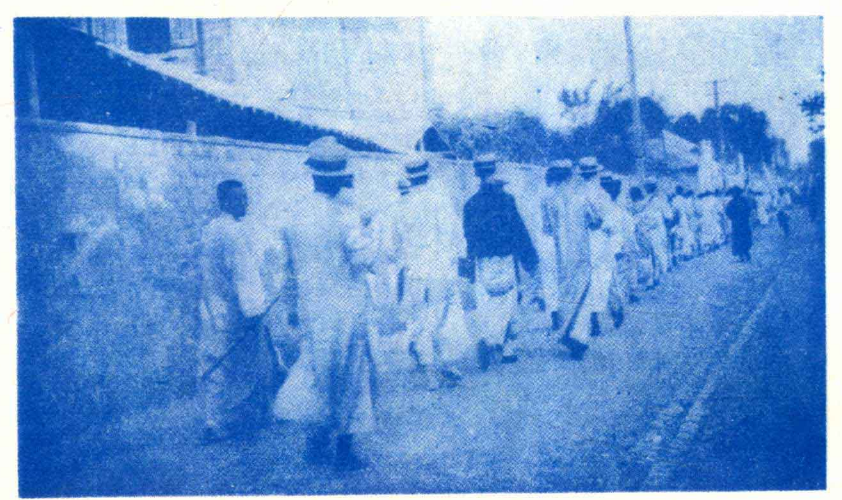
台上演講者爲鄭毓秀女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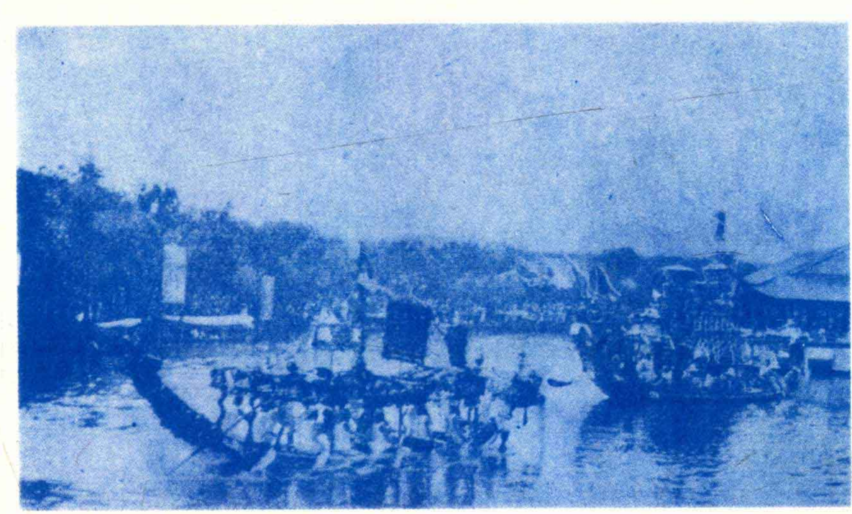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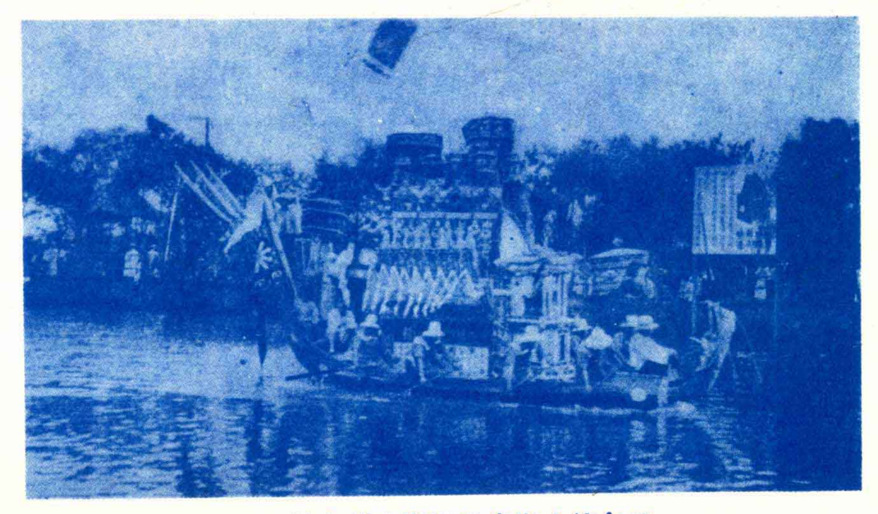
紀念會中之飛機散佈傳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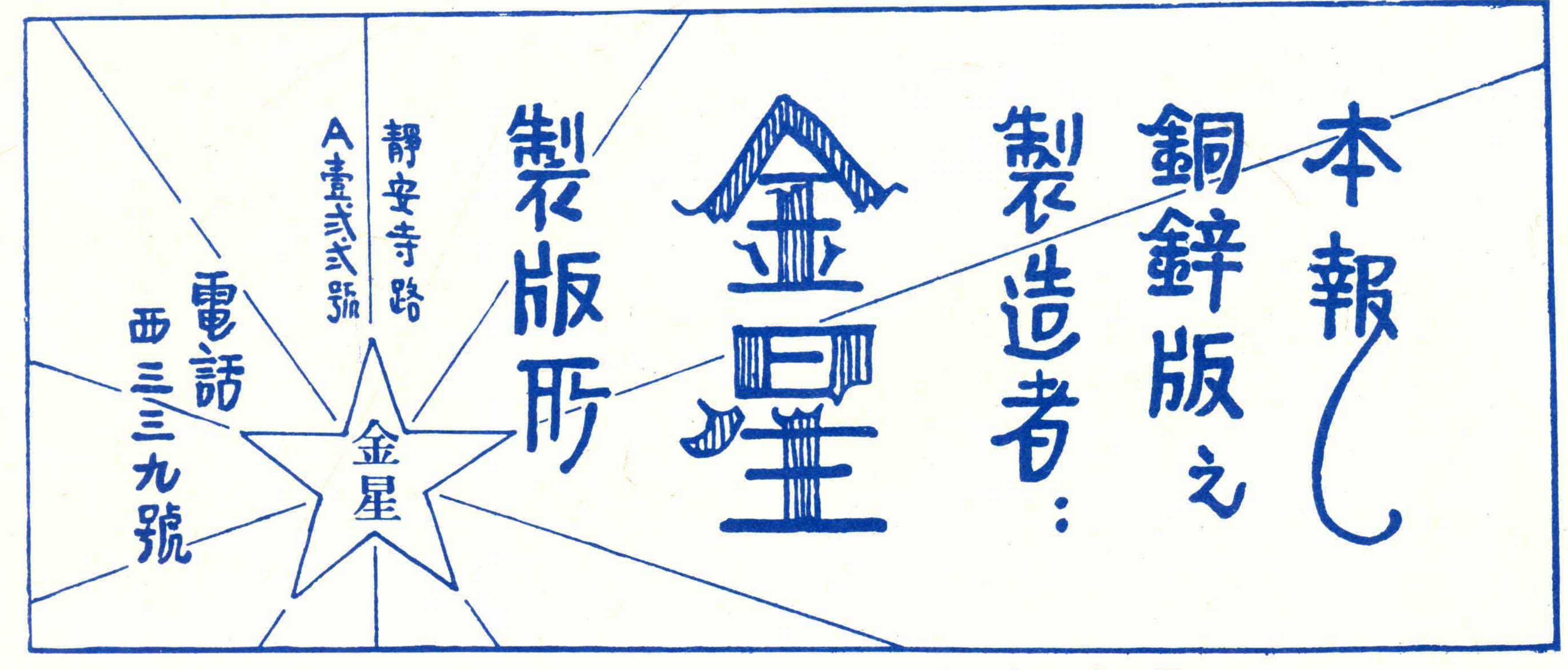

上海學生募捐北伐軍餉踴躍情形之一班（周逖攝）




南京慶祝北伐勝利提燈會出發時攝影（諸劍帷攝）

端午節上海半淞園湖中龍舟競渡之盛況（右）嘉定烏龍（右）青龍與烏龍競賽（周逖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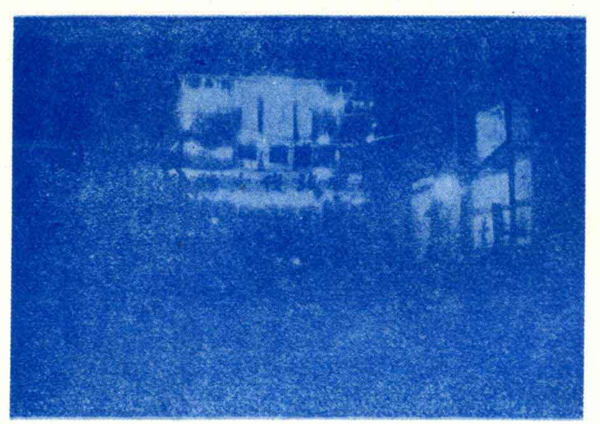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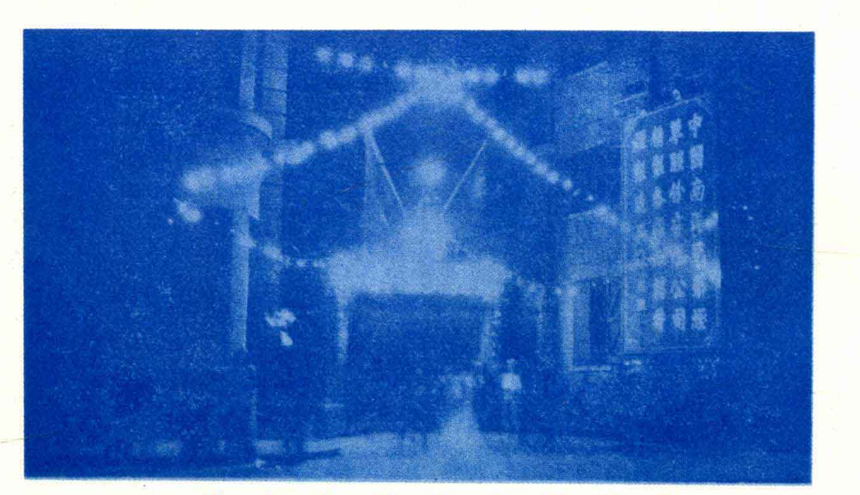


公共體育場門前之熱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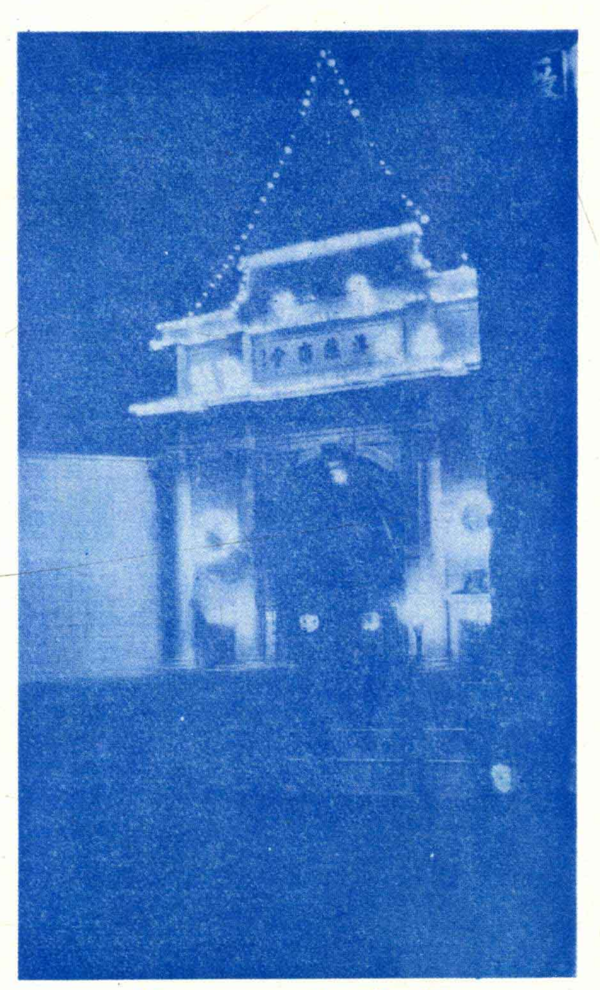

舞龍與提燈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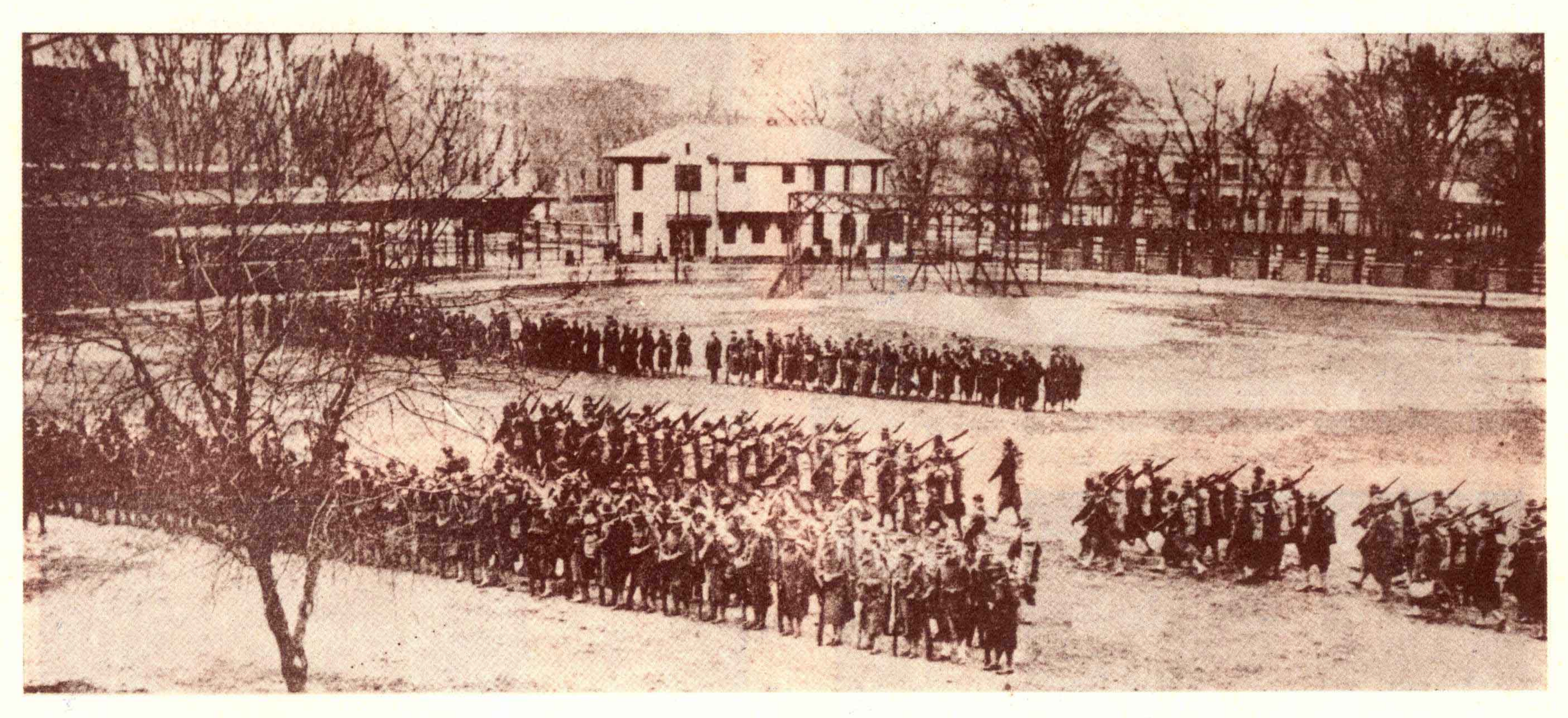
上海市民
慶祝北伐
勝利大會


虬江路彩牌樓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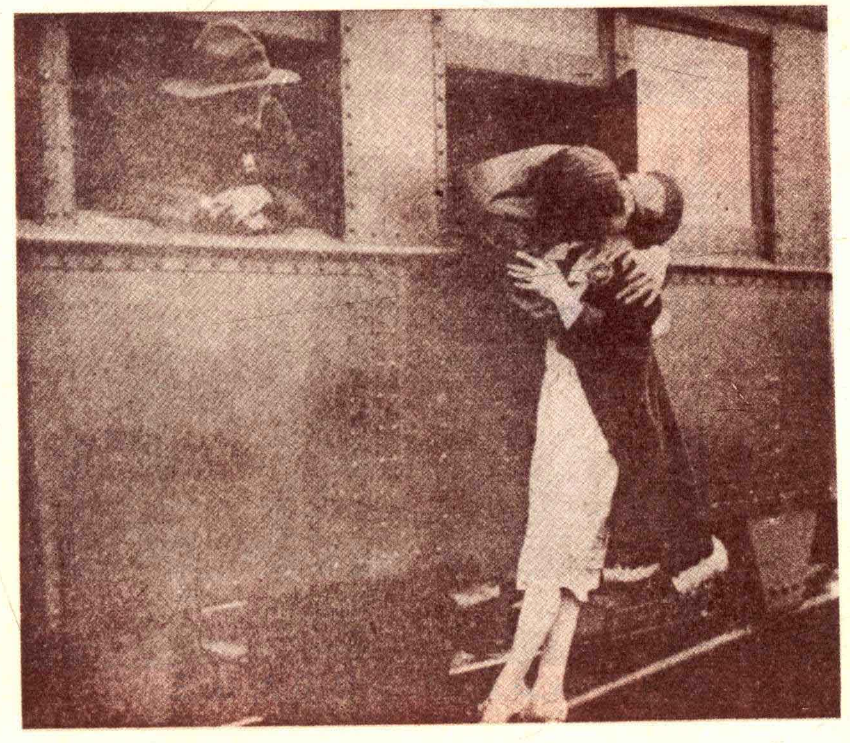

南洋煙草公司之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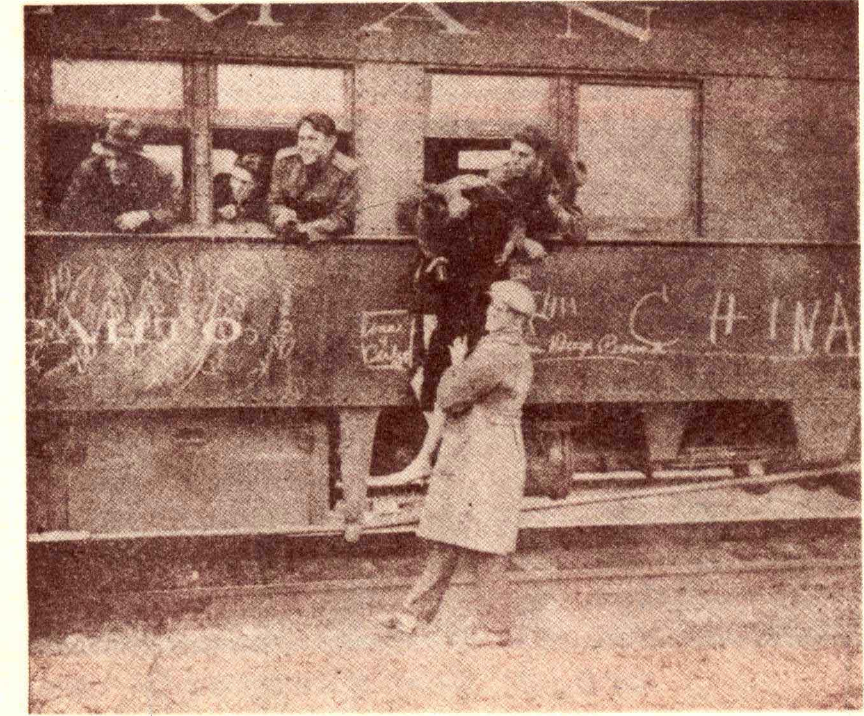
周逖
周如
同攝


總商會之夜景



美國海軍陸戰隊由非勒得非亞出發來華　（伍聯德寄自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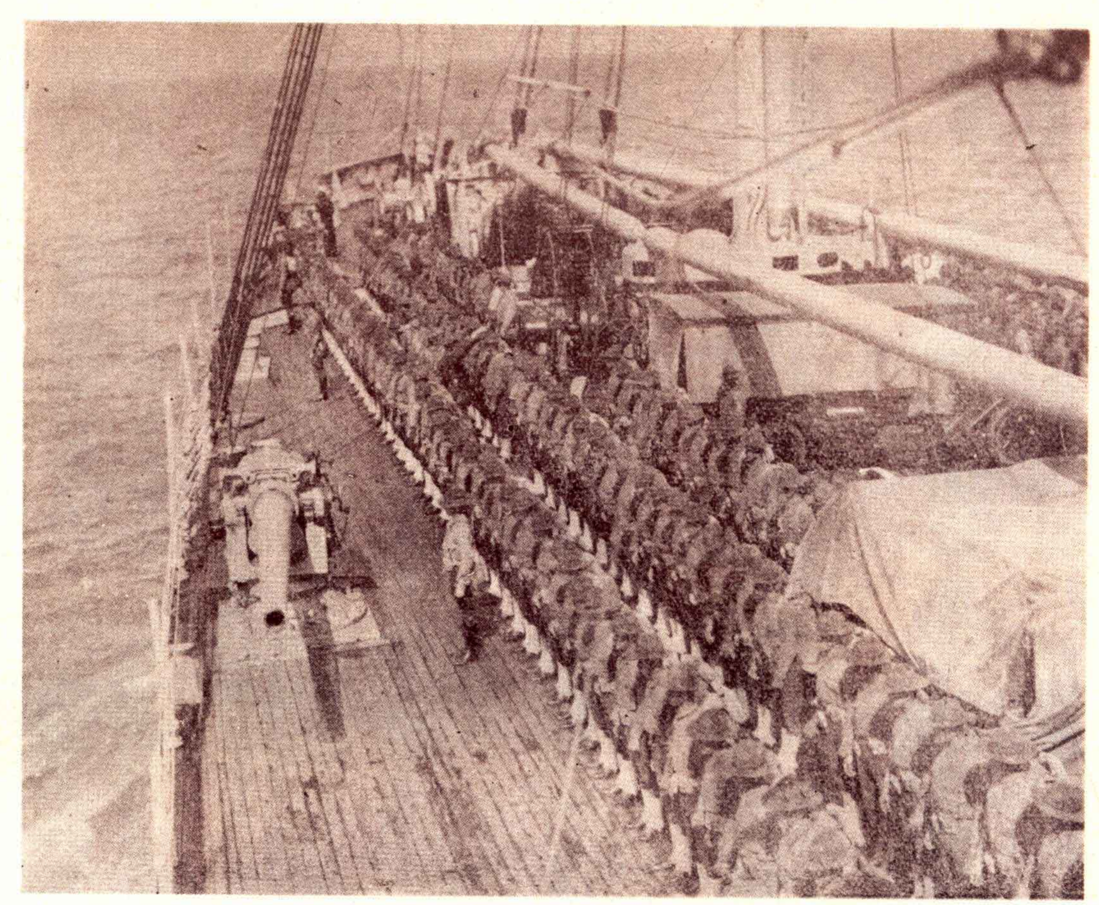
美兵來華出發時之一種情景



美國海軍陸戰隊總司令Butler將軍



一個中國警察與一個美國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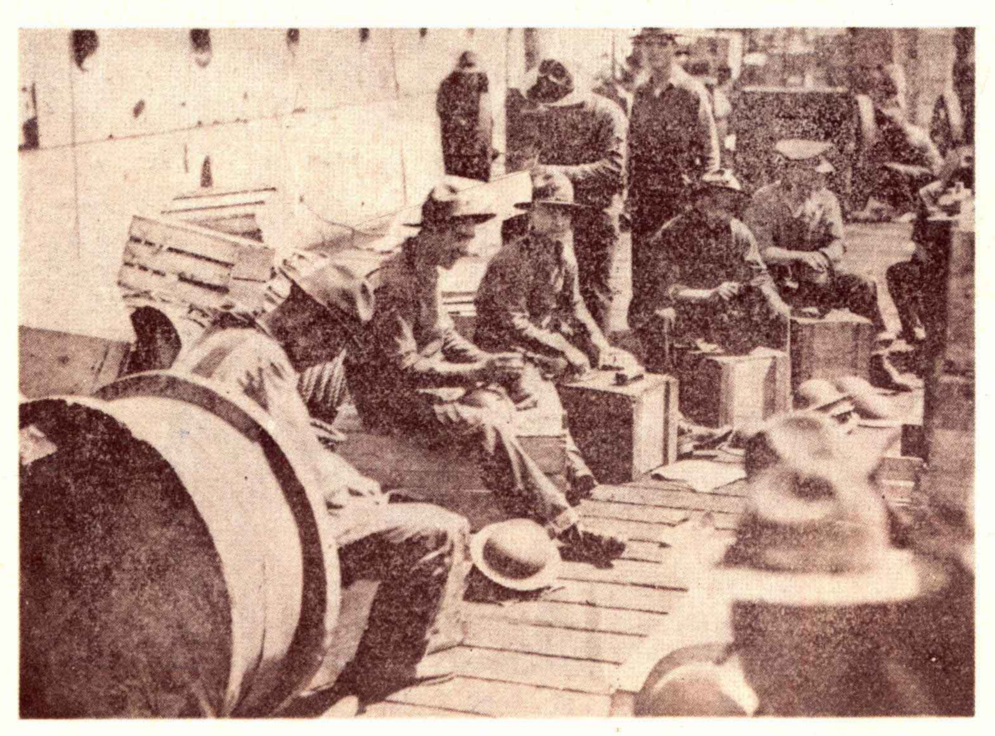


將登滬岸時在兵艦甲板上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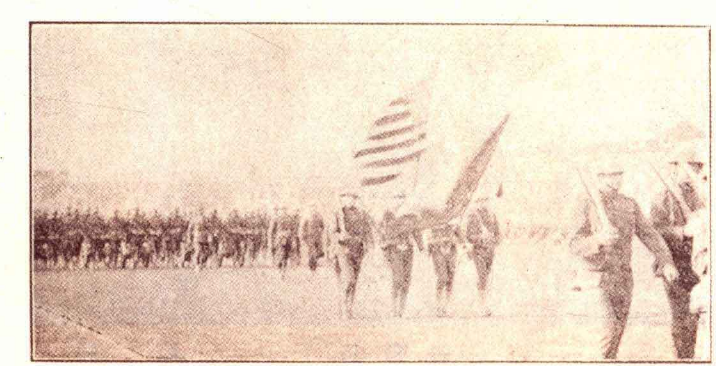
美國海軍陸戰隊抵滬

范濟時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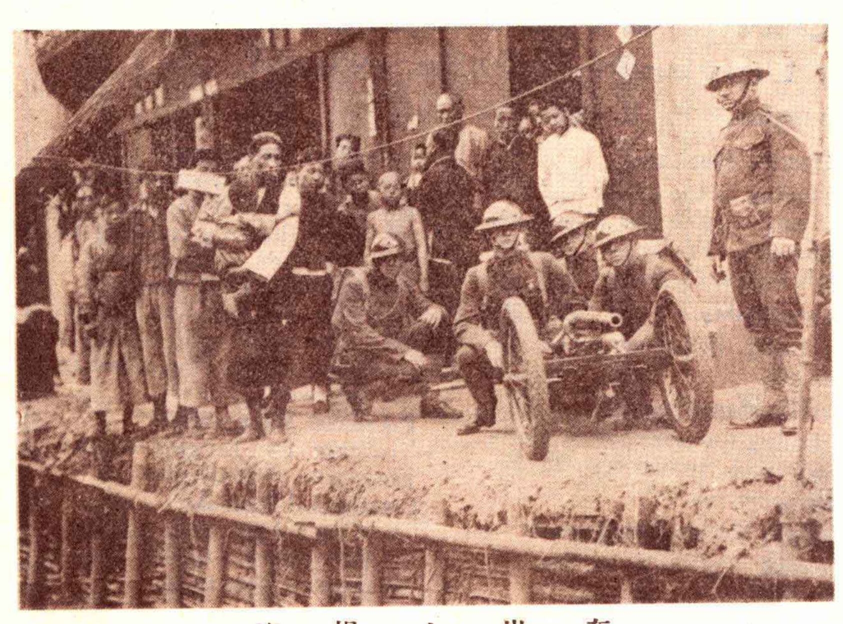
Supplied by Mr. A. L. Vargas,
International Newsreel Cor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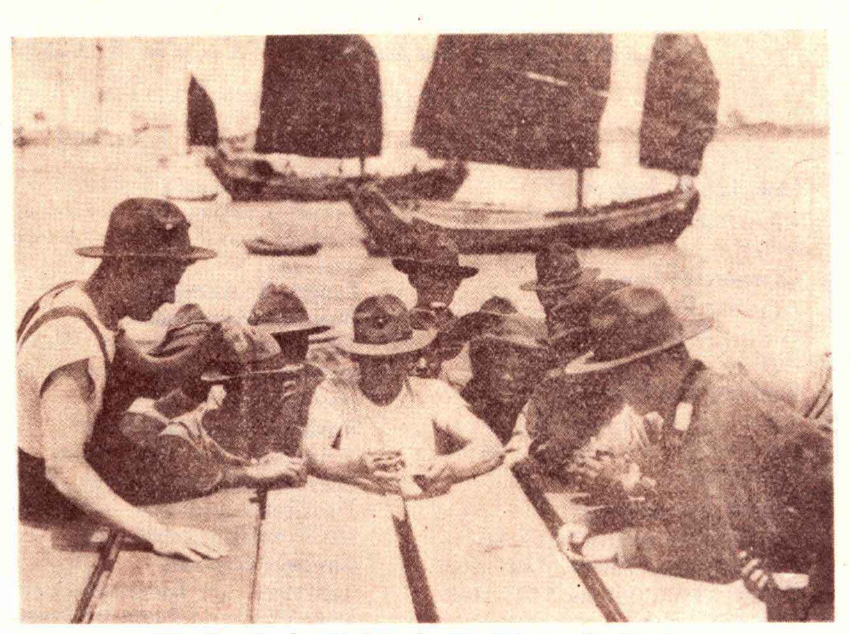
擦亮他們的鐵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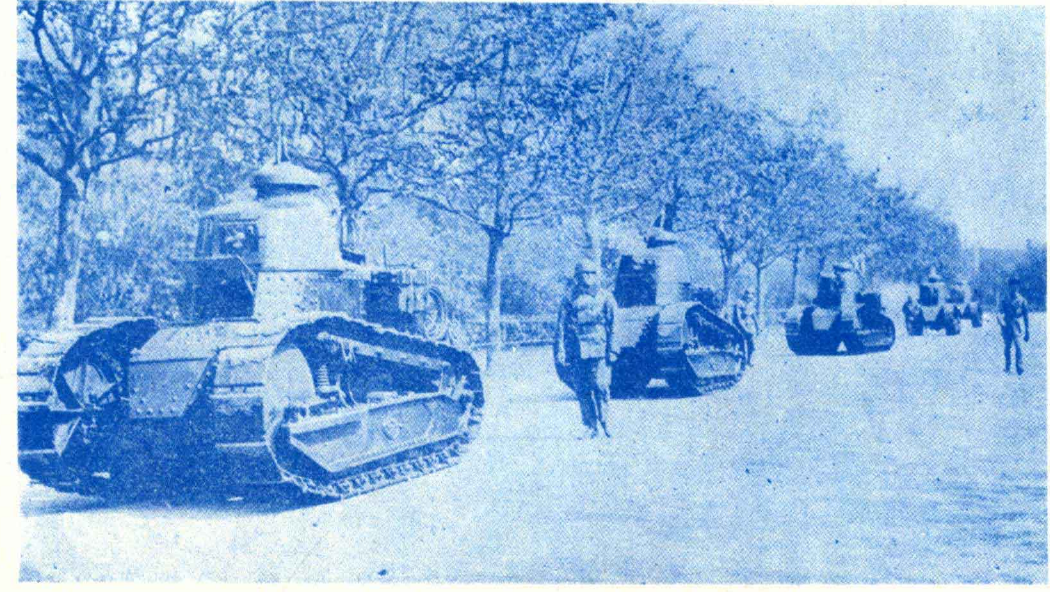
在跑馬廳前會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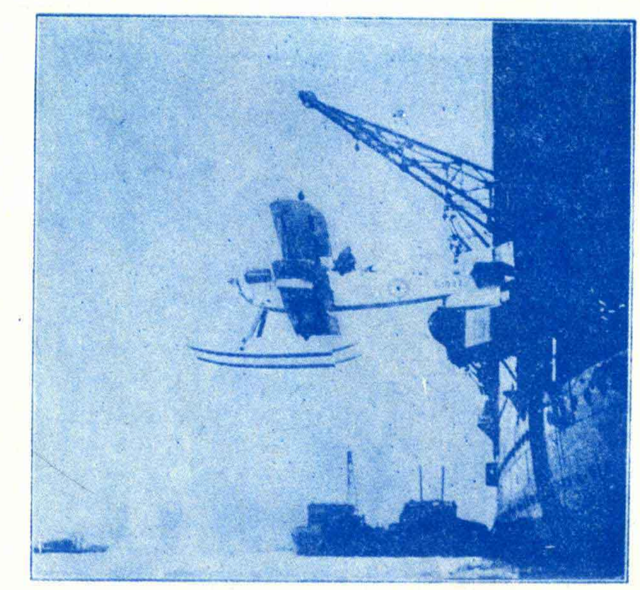
在岸上操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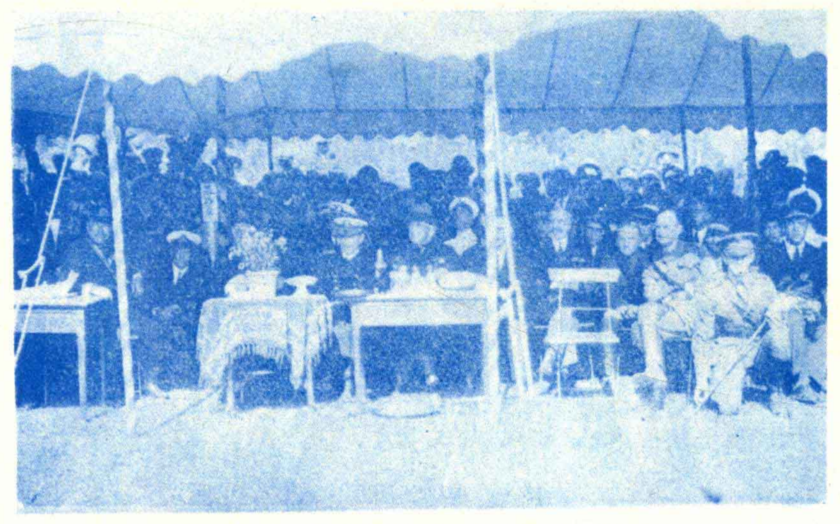
在浦東碼頭與中國苦力打樸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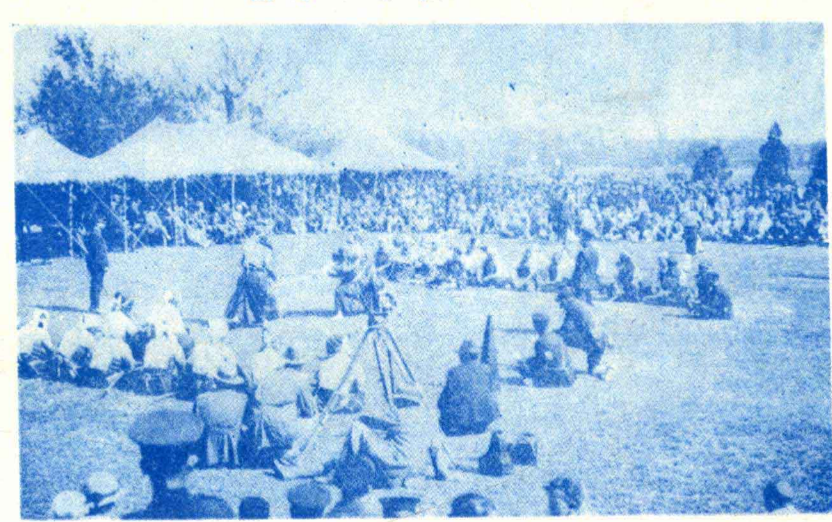
法租界之坦克砲車



上海英國飛機艦將飛機吊下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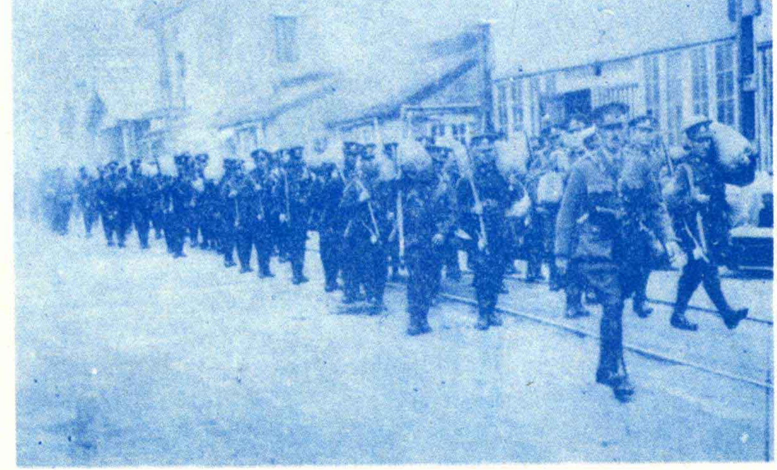


日本遊藝會中各國官員來賓



上海日本海軍遊藝會之鬥劍（長澤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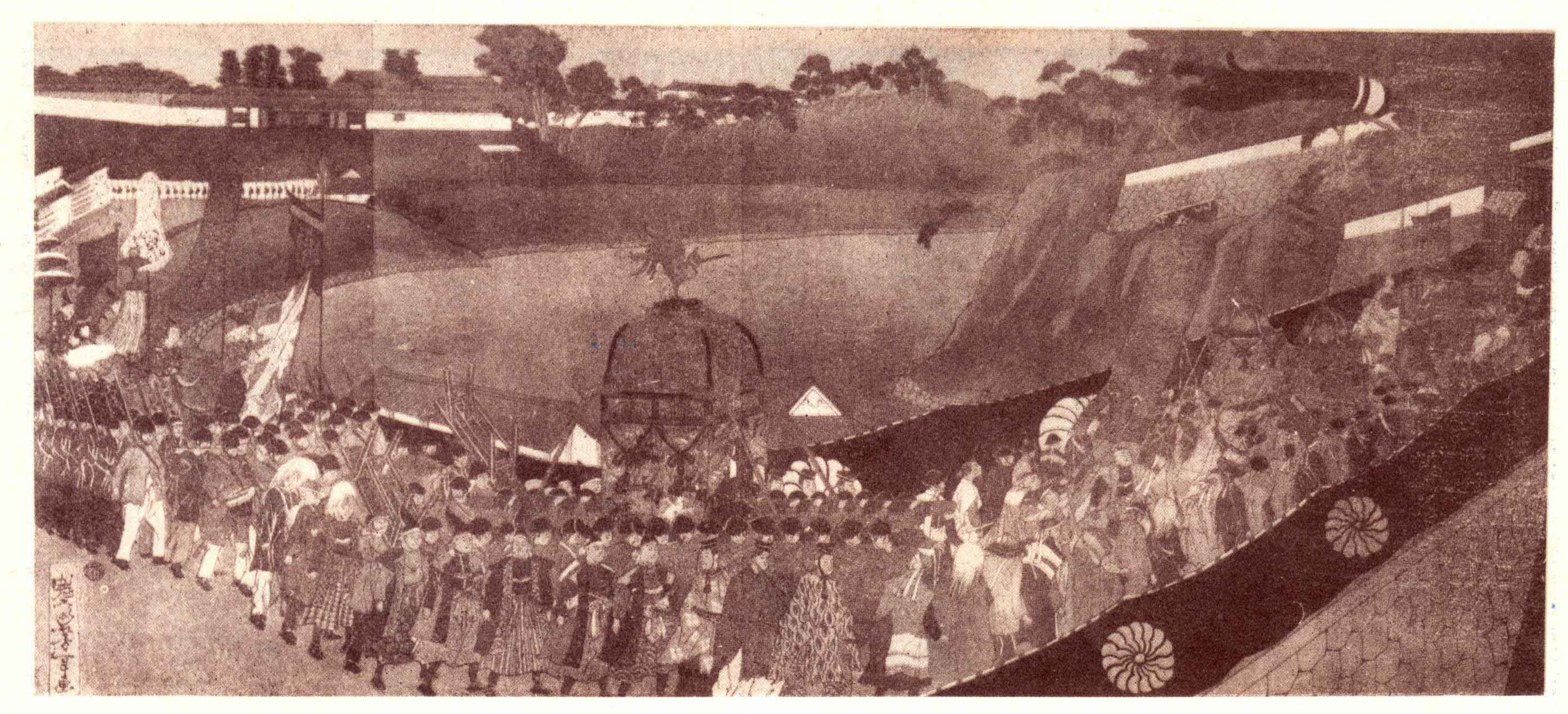
最近派到香港之英國新兵（名苑攝）



唐末羅貽詩山水畫

羅寬，字貽詩，爲唐羅成之元孫也。唐末五代喪亂，人物凋落磨滅，文彩風流掃地盡矣，獨羅寬避地河南鄧州之羅莊，以書畫騎射自娛，世無知者，故歷代書畫史皆不載焉。

施德之藏並識



日本皇宮壁畫



秋風 高劍父作

花卉 高劍父作

（陳少穎攝寄）

老鶴歸巢

——余世鵬——

「新娘到了！ 新娘到了！」一羣小孩子擠在那條負山臨水的村而鬧嚷着，當他們聽到喜角從前邊越吹越近時。

一剎那間，來了一大隊搬着出嫁妝奩的男男女女，跟着又抬到一輛花轎。小孩子蜂湧到轎門窺視，有些還頑皮地掀起花簾去偷看那像木偶一般靜坐着的新娘。幸而那時已入了黃昏黝黑的時分，所以她還不怕萬分難過。

一會兒，幾位樂手吹起歡迎曲，帶着幾位儐相陪着的新郎從村頭第二條巷那門口黏着「彎鳳和鳴，之子於歸」等喜聯的房子出來迎接新人入去，孩子們便和着爆竹聲在那兒喝采歡喊，釀成那條村面十多年來不曾瀰漫的這般熱鬧的空氣。

一對新人同拜過祖先靈位後，家姑就在廳內忙於張羅筵席，招呼賓客。此時賓主個個都喜色揚眉，就是庭前的花木也格外嫣媚些。與飲的時候，新娘隨着丫頭出來向賓客奉酒，獻檳榔。客人個個都側着面孔注視他；百目齊加，不覺教他紅起臉來，羞得頭也低垂下去。

「雲鶴！新娘很不錯，眞爲你慶賀了！我們現在要走囉！多謝！多謝！」他們鬧到夜深時這樣向新郎辭別。雲鶴陪他們出去；到家時，沸鼎的人聲早已偃息，各人都疲倦得去睡了。廳裏的燈燭已燒到半明半滅；他正要跨進房間去，茫然想起裏頭的新人。他是個胆怯而怕羞的男子。幾次想衝進去，但又退縮不前，只得在房門外躊躇着。

一個隨嫁的丫頭從房中出來對他說：「姑爺！那邊姑娘奉着茶候你呢！」他才答了一聲進去。丫頭在外邊把門關上便去睡覺了。

柔柔的燈光裏，他看見她那副桃紅的領頰和溫和的舉止；身上穿着一套深湖水縐紗的衣裙，頭上滿戴彩花。她斟過一杯熱茶，便拿幾碟果乾一同放在茶盤上，奉到他的面前，行了一個禮說道：「少爺，請用茶啦！」他索性羞澀起來，不知怎樣應付才好，只得唔了一聲拈起兩枚荔枝乾便坐在那張藤椅上無精打采地嚼着，連她也不敢一覷。她站近桌前無意味地發着呆。寂靜的時光在他們面前一分一分的展過，房裏此刻祇有案頭的時計的得的得的地響着；天上的蒼月透過屋背的魚鱗窗照着他們倆冷靜的臉龐，好像質問他們爲什麼這樣默默相對，洞房花燭夜本是人生第一樂事，怎麼反變成這樣乏味呢？

伊無力地坐下去，伏在桌前不覺流起淒淸的淚來，晶瑩的淚光映入他的眼簾，他的心囊使開始震盪，哀想着：「她是個處着新環境的女子，自然曾感受痛苦，我爲什麼不上去給伊慰藉呢？」他索性就鼓勇走近她前，挨着她坐下，從她的手裏拿了一條綫綠的手帕替她揩淚，細聲問她有什麼不安之處。她只是啜着淚，脈脈無言地挑弄着自己的鬢髮。他焦急起來，說了許多話去安慰她，再後還這樣對她說：「我剛才的潛傷默靜，是因爲我熱烈地愛你的緣故，不忍遽然離你遠去。唉！人生的願望常如幻夢水影，怎能任你擺佈？昨天二叔接到香港來信，說準於十九日有一艘金山船啓椗；今天是十五了，所以明天一早我就要到香港去，因爲這水船不能改遲。但是，我們……」他說到這裏便覺心醉萬分，淚泉不由地迸出苦水來。

她聽了越發在那裏抄噎：「你——你一定要：要明天去麼？」

「這是沒奈何呢，母親已爲我摒當一切攜去的東西了。」

「你怎可以明天就離家呢？」

「這是誰願去做？命運的風立刻吹我去，我又向那兒躲避？當初我以爲婚事後遲一兩個月才出門去，詎知船期偏不就，倘若失過了這水船，恐怕要等一年半載才再有船去。爲生活計我不能不暫時離開你的。」

「你去後事情又怎麼樣呢？」她聽見他決意明天要啓程去，便心痛起來哭着問。

「這樣的遭遇，痛苦無疑是痛苦，千古恐怕祇有蘇武和我兩個罷。但是我不論去和歸，斷不至白骨回來見你，我不過自由地去營生，頂多兩年後我便可回來了。你放心吧，好好在家度活，音息銀兩，我定會時常寄回。」

她只是不欲在那裏揉着那永揉不盡的眼淚，一種無從說起的新悲哀，緊緊地盤據着她的心懷。她那時不過是個新入洞房的十七歲少女，預想看從明天起便要冷守閨門，怎教她不悲從衷來，哭斷愁腸呢？伊這時縱有千言萬語，縷縷情絲，但又怎能一時在他面前吐盡？伊想世間最痛苦的人就是伊自己。

他呢，也就不過比伊長一年，對於人情還不大懂，每想起「在家千日好，出路半朝難」這兩句俗語，就苦惱畏縮起來。他抬頭瞠視燈下那悲泣着的人兒恰如一個嬌嬈的花蕊，含蓄着無限的戀緒，姿態十分輕靈爽膩，正不知那里落來的九天玄女，怎教他那時青春的靈苗上不掀起潛潛的意浪，脈脈的情波呢？然他一轉念此後的重洋遠涉，伊將來不知怎樣的淒楚無聊，便也傷憐起來，不期生起憤恨的心去質問天地爲什麼偏要使他們有這場離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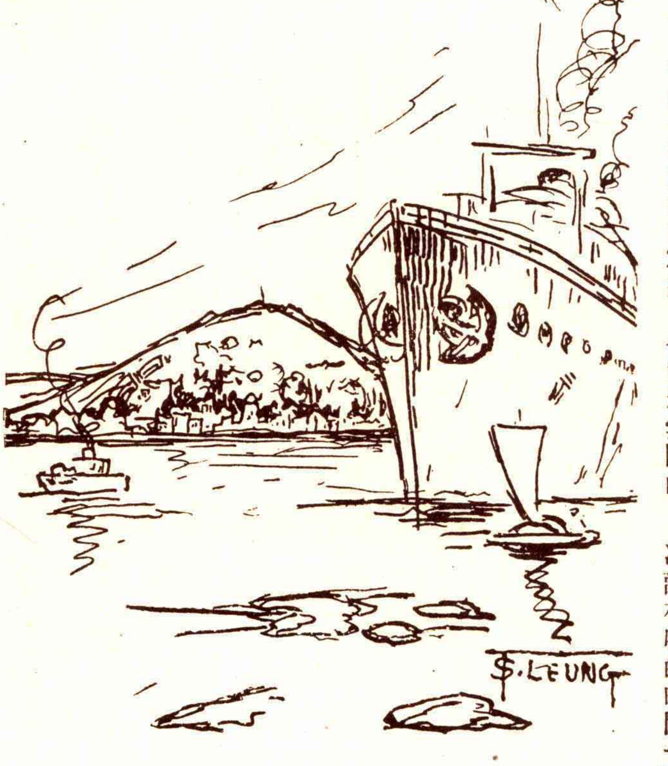
他現在縐着眉宇在那裏打量着：事情既然要發生，就要發生了，空悲也是沒用的，只求怎樣努力去把自己的命運開拓，三兩年後富貴榮華，那時豈不是很快樂而光榮麼？那末，忍受着目前的苦也是無傷的。

她這時還不停止她的哭泣，可是他有點疲憊恍惚了，祇得用溫言撫慰她去休息：「現在不早了，你可去休歇吧，人生總要離離合合，何必愴傷？一兩年後我便會揹着金囊歸來，那時的團敍豈不是更快樂麼？……我們爲着將來的快樂，總得要把現在的甚忘却呢！」

她那裏肯聽，祇在噎咽着，他的苦勸也徒然。

「那麼就失陪了。我連日的忙碌沒有一天够睡過，現時疲倦得很，而且明天一早又要起來，我不得不去睡咧，請你恕過我！」他的精神再不够支持下去，所以這樣她告辭去睡了。

漫漫的長夜，惟有悲慘的她孤另地在那裏把冷酷枯味的時間一秒一秒捱過；間或扭轉頭來瞧瞧床上甜睡着青年郎君，正不知感生幾許情美；此時就是海明（Hymen希臘婚姻之神）也沒法去賜給伊一點靈慰。



二叔來信說有一艘金山船準于十九日由香港啓碇

村中的雄鷄才啼了三聲。雲鶴的母親便把他喚醒了。他醒來見伊還在那裏飲泣，剛要上前去安慰她的時候，那母親又在房外嘁他快到搬辦行李去。

天快明亮了，他忙匆匆地撥過幾口飯跑回房裏去和伊分別這對苦情人到此刻已沒話可說了；他要走了，她幾次三番追到房門去依留他，可是心裏的話總不冲到唇邊來。他出了大門又跳回房裏去拍拍她的肩膀殷懃地說道：「我時時刻刻都疼痛你，不忘却你，我一等到聽了錢就馬上跑回來了；你在家跟媽媽和和諧諧地治理家務，我很就安心去了，千祈不要因我此去便鎮日悲傷呀！」

她從簾邊窺着他急忙地出了門檻之後，自已就坐在床沿椎胸大哭。那母親含淚送他出村閘去，途次又絮絮地叮囑 他許多的話。兩種離情像

兩塊大石似的重重壓住他的心房，這是他有生以來不曾抵受過的。他祇得望着朝暾的靈光在走着他的路程。

黃昏罩滿大地，鄉村又換過一個比日間還美麗的光景的當兒，忽然雲鶴眉飛色舞地跑到家中來，一見他母親便道：「我到了黃崗墟後二叔告訴我說那艘金山船改期廿日才開行，所以我回來遲三天才出港去，我那兩件行李已擱在聯昌隆舖裏，費事又帶回來。」

「好好，這是再好沒有的！嫂嫂悶了一天，連一粒飯也沒吃過，你快到房裏去安慰安慰她吧」

他們此刻重敍的快樂，不消說是熱到沸點！可是這三天甜蜜的機緣在他們眼前不過是曇花一現就消喪了，這次的分手比較上一回更難堪呢！她那朵希望重逢之花便永遠在伊那空靜荒涼的心園裏招展着；可是誰敢預言這朵花將來的命運又怎樣。

□ □ □

這正是秋深的時分，樹上的黃葉無聲息地落在那條河面，又隨着悠悠的江水不知流到那裏去。

寥闊的天空呈着一種肅索的景象，無力的秋陽也徐徐擁着晚霞向西走，獨有那河面款款的櫓聲一程一程地迫近來。船快要駛近一條村時，一位長鬚的老頭兒由船艙走出來站在船板上向村上望去停了一會便向那在搖着櫓的舟子問道：

「這裏是龍舟村嗎？」

不錯啦！怎麼連你自己的鄉村也認不清楚呀！」

船泊岸了，他就跨上船埠來，在那台階上站了一會便跟着那條彎彎曲曲的村路慢慢踏去。走不上幾分鐘他又欵欵腳向四圍打望，見那條村已長闊得多了，房屋也不像從前的款式，而後面也添多一所泥蓋的祠堂和廟宇，前面的榕樹高得驚人！他覺得十分訝異。入村的時候，村人個個注視他，前便晒草的婦人也停了工望着他，小孩子三五成羣地跟着他走，他們都驚奇着什麼地方來了這個生陌客！

「那個老頭兒是誰呀？」

「不知是那裏來的！」

「怎麼一個人也不識他，難道他不是本村人不成？」

「哪哪！他現在要上那條巷去哩！」

村人在那裏講三問四，他全不理會，一直向那門前晒着衣裳的房子踱去；冒然闖進屋內，湊巧那裏沒有人，他看看不像自己的房子便走出來。鄰居有幾位婦人走來問他是誰，他名字她們自然不識，就是講起他父親的名字來，她們也不懂，因爲他父親已在他十四歲那年死去了。」

隨後有一位白髮老婆婆經過，便眼不轉睛地注望着他過：

「哎喲！你不是雲鶴公嗎？猜不到還活着呢！你走錯路了，你的房子是在隔巷，讓我喊個孩子帶你去吧。」

現在他歸來的事情已鬨然傳遍村中了。

「黃鶴一去不復返，可是這隻老鶴偏又飛回來。」

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不知什麼神鬼帶他回來呢。」

「做人做到這個田地確是可憐呀！」

「恐怕去了有四五十年嚕，這類人也沒中用的。」

他跟着那孩子繞出巷口時聽見許多人在那裏爲他長噓短歎，不知不覺自己也滴下幾點枯澀的老淚來。

他在自己的門外敲了幾下，一位年輕的少婦出來開門，一見他就快快閃入去。再向一位中年的婦人出來接入去廊裏坐，他簡單地告訴他的經歷和歸程。那婦人吃了一驚，連忙起身走到外廳喊道：

「奶奶！老爺回來了！你快出來見他罷！」

「眞的麼？那個老鬼！怎麼會還思量回來？該死！該死！」

他在廊裏聽見廳外這種聲音便抖顫起來，臉龐也羞赧到不敢仰視。

「嘜！你還跑回來幹什麼？你這個狠心鬼，怎麼不快去青嶺上見你母親的骨頭呢？千古以來，單有你一個這樣做得到罷！要死便死在外邊，還滾回來做甚？又惹起我的傷心，你這個臭老鼠！」一個老婆婆從外廳一路忿忿地罵進來，左鄰右里都來圍着看。

「是的是的！我曉得這樣做是千不該萬不該的……」

「那末你爲什麼又偏偏要出此狠心？講什麼？死老鬼！」那老婆婆怒氣冲冲指手劃腳地痛罵着。他低着頭不作一聲回答，露出十分動憐的樣子。

「好啦！够啦！不要鬧啦！他剛才到家門，給他喝杯茶歇歇大家慢慢再談吧！」

「這樣做你說那個不怒死？」

「阿公！你也要體諒阿婆的心呢，這也不能怪她情急；等我做個旁人略略對你說說自你去後家中的變故，你就會明白一切了：阿英叔就是你出門後九個月出世的，她們說你去後祇寄了一封回頭信和五塊洋的回頭錢歸家，以後就杳無音息了。家中寄了許多的信都不見你答覆，追問那邊同邑的叔伯也找不出你的下落。你在家的妻子那時怎樣難過，你可想而知了。幸而你家中還有可以靠生的祖田，若不然定會餓殭了。你的妻幾經憂苦才捱大了阿英叔，幸得村中叔伯的幫助替他娶了親，不過一年就生了阿明哥。雖然日過日去哭望你的音信，可是也是空望罷了，婆婆常爲你盼到死去活來，鎭日憂傷。湊巧明哥出世那年，英叔又不幸被賊殺死，祇剩落阿明哥……」說到這裏老婆和那位中年婦人便哭泣起來。「你的老母便從那年生病，不久就死去了。家人不知用幾許心血，才抱到明哥成人，又替他娶了這位小嫂嫂回來。明哥在前年已到南洋傭工去了。你一去就去了五十多年，無蹤無跡，村人傳你在外邊死了。你須知到婆婆一世零丁孤苦，飲苦吃難地爲你治理家門，替你顧慮後裔，遠近隣舍，誰不稱贊她賢德呢？你也該想想這些事情。」

「總之一切都是我的不是便了，我如今回來就要來受死；我累了一切的人，所以我要回來承受一切的痛苦。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心總相差太遠，我現在痛悔起來眞覺得沒顏靦見你們。我到了祕魯國一個月後便轉到智利國去做鑛務工人，那裏沒有一個唐山人，交通也完全斷絕，所以無由通消息，銀兩也無法滙歸。我一做就做了三十年，不知不覺也受他們土人的風俗化了。他們總不理會家庭，錢到手就自己去找快樂。到了後來我辭了工到別省去闖闖一個菜園，所贏的錢自己都用清及至年老沒氣力去做我便到唐人埠去流連，乞餐平宜飯充飢。最後有些慈善會可憐我，所以籌些川費勸我回國。我起先絞着心腸決定那邊死，但我細想這也不能償贖我的罪惡，因此我便立心回來見見家鄉變到怎樣才任你們一寸一寸地割我的肉去吃，這是我所甘願的。我並不是回來享福，回來捱罪是眞的。現在你們那個要吃我的肉就來吃罷，我不抵抗的！」

這時候沒有人說話了，祇有噎噎咽咽的泣聲充滿室內。

「我知到回家沒有我的居巢，也沒有我那碗飯吃，故此我己決定到山邊去搭間草棚，天天提籃出去乞食了；你們不必爲我顧慮，我總不會再累你們的，放心罷！」

□ □ □

他決定去受苦的死心，又誰能慰留他？

凜烈的北風正颳得厲害，村人躲在一座破廟裏無意中談起那老金山丁來。有些說十幾天來沒有見過他出來檢猪糞去賣，不知又有什麼事發出了；他們都贊成到山邊那間小茅屋去找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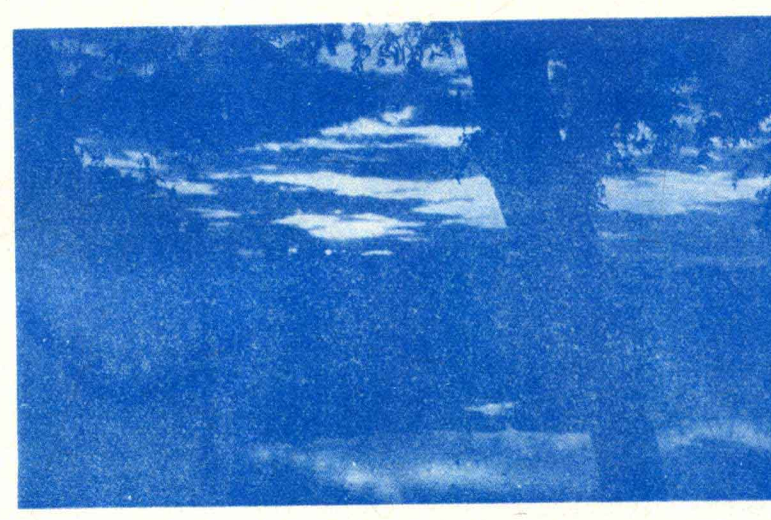
「哎——喲！怎麼他滿口滿眼都是蟲呵！阿彌陀佛！」

一九二七，五，十九於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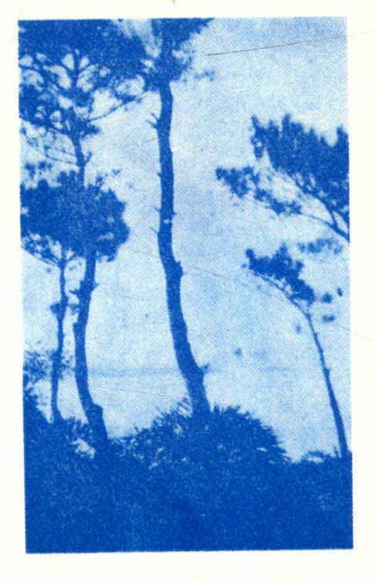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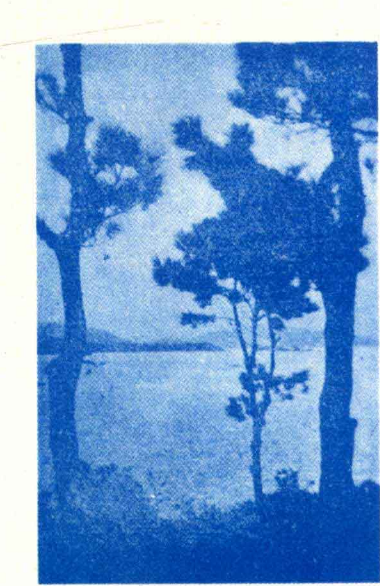




（上四圖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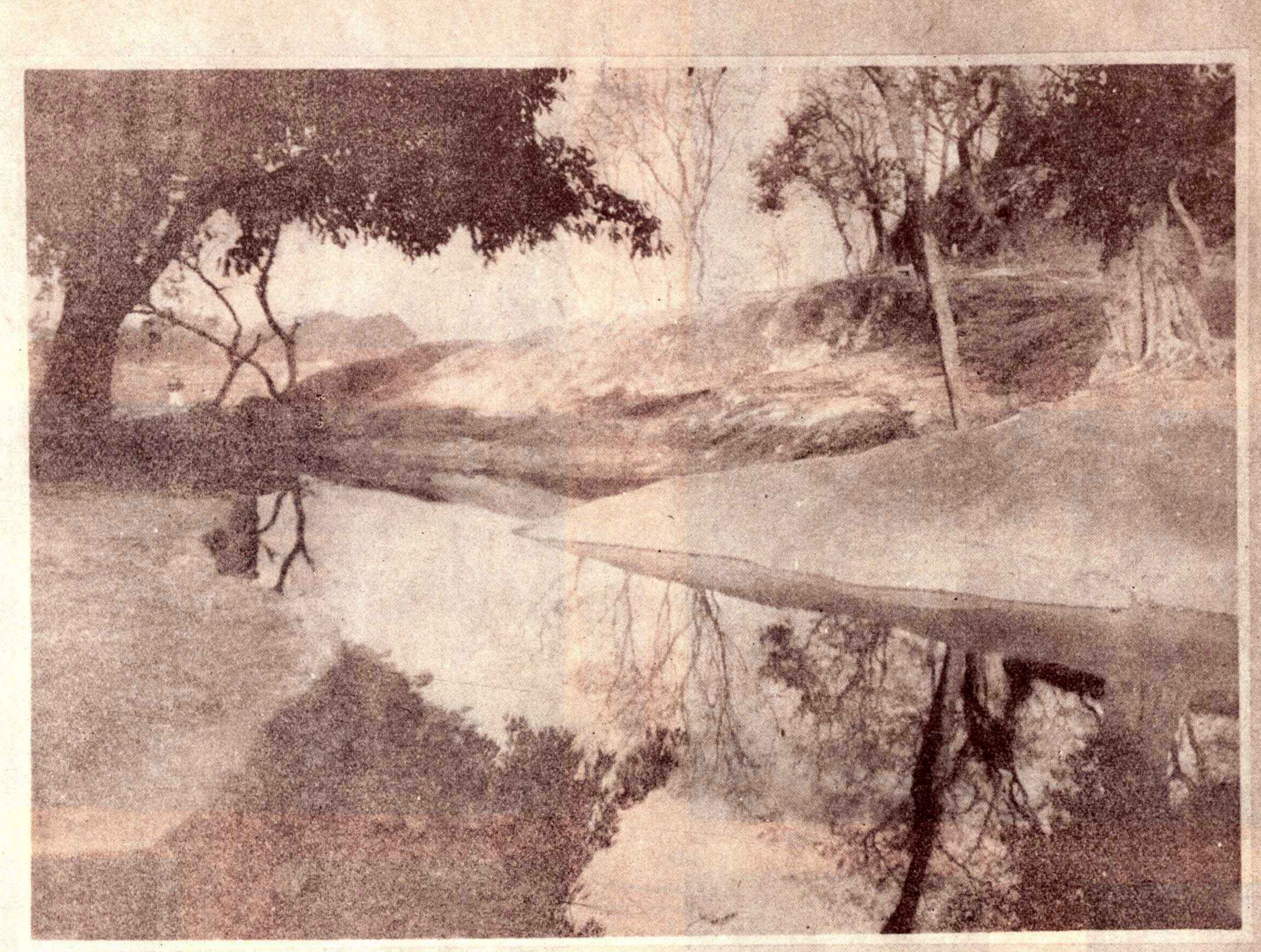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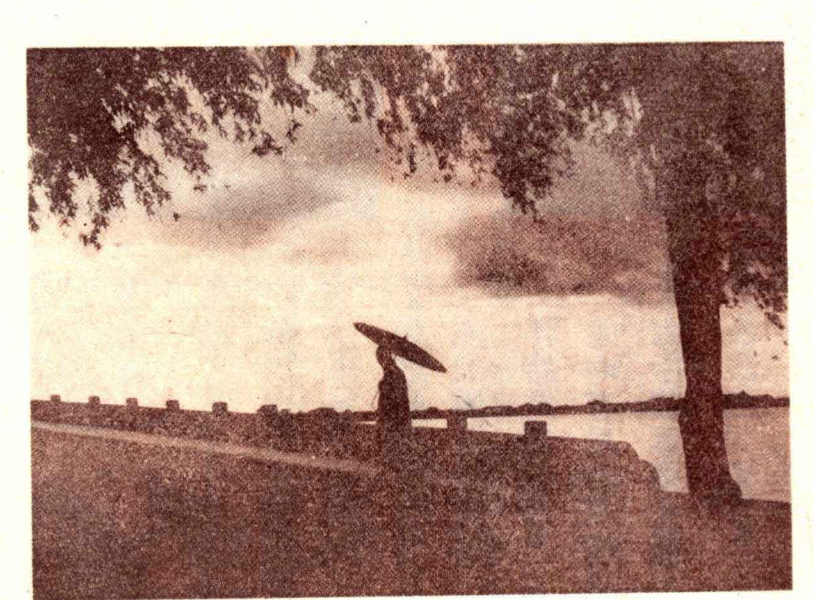
（↑青山）

（↓鼎湖）





一泓春水　趙承信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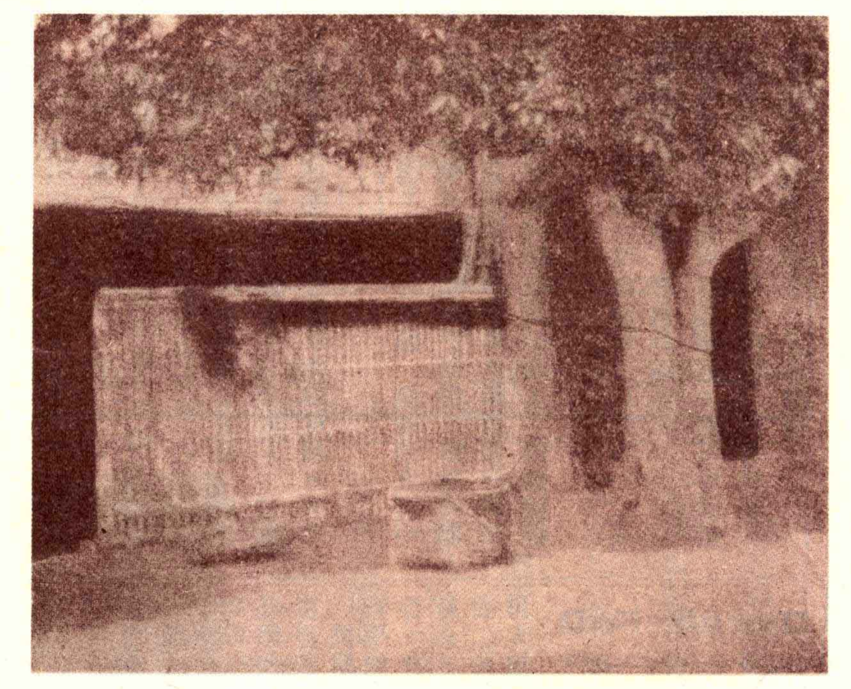
六橋煙柳　李佩弦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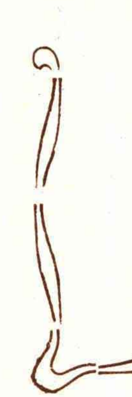
初夏的微風　　美國 J.W. Pondel'cek 作　　黎明之舞



委尼斯　　法國 P csi 作



幽閒　　日本梶山英作



攝影

攝影研究

運動攝影之一得

林澤蒼

兩年一度之遠東運動會將於八月中旬在本埠舉行，吾國運動家，好男兒，均已積極練習而國內各埠體育會，亦竭力提倡，或開運動會以資鼓勵，藉卜最後之勝利，為國爭榮也。際此亦日當空，光線明亮，正吾儕攝影同志黃金之時代，對於攝取運動照片，尤有特別興味。雖飛越疾馳，仍能留影於轉瞬間，然倘未得其法，或姿勢不合，則照片模糊，成績惡劣，復失新聞之價值與興趣矣，故「運動攝影」實為應時研究之要題，作者特就經驗與參考所得，略述以供研究，讀者諒亦所樂聞歟？

□鏡箱之商榷□ 攝取運動照片，自以反光鏡箱與摺式平面鏡箱為宜，但攝者須稍有經驗，故初學者若用上等其他鏡箱亦無不可。惟須知其「停止動作」之限度（即攝影速率足使被攝人像不致模糊之謂也）

□停止動作之限度□ 以下係指用五吋焦點鏡頭之快門速率，足以停止動作 如賽跑。跳高等運動）物體概為斜向或斜離鏡箱移動時之速度（即與鏡箱成為四十五角度）蓋直向與向橫之限度與斜向又不同矣。距離二百尺——1/50；距離一百尺——1/100；距離五十尺——1/200；二十五尺——1/400；十二尺——1/800；八尺——1/1200若物體係直向則其速度可減半 例如距離二十五尺——1/200 可矣）。□注意此係停止動作之速度。並非正確之露光時間也（此段係參考拙著「袖珍攝影良友」第六章（五）之動體攝影表。原表既長且詳，惜因地位所限未能完全刊載）若用尋常上等鏡箱攝運動照片，光圈宜放大，攝影時間宜短。切忌橫攝（即動體與鏡箱成為九十度）攝運動員之起點，須於放槍之前一二秒鐘為之。

運動攝影中以短距離賽跑終點，跳欄，跳高，跳遠等，最為動人。其露光時間不能更緩於1/400或1/500秒，故在此情形不得不用反光鏡箱，摺式平面鏡箱。有f/4.5鏡頭亦可以應用矣。承影片（即乾片與軟片）以450H. & D. 最為合用，惜尋常照相館未有此種速率之承影片出售，須向廠家特定。更快速率如600或700 H.& D. 承影片，似不甚相宜；蓋露光時間若稍不足，則不能放大。



運動攝影舉例（攝影畫報借印）

□跳高□ 攝取跳高照片以離架上橫木之中央約五碼之地位為最佳，若跳者由右而跳，則攝者須立左方與橫木適成四十五度。如跳者由左而跳則反之。未攝之前，宜以橫木對光至十分清晰 然後預佈跳高者在承影片中之適當之地位，由下攝上較為美觀，故攝者可蹲下或跪下而攝之。鏡箱雖不得不向上，幸無垂直線，故可無妨，暗盒蓋須先抽出，快門亦對正於1/500或其他速率。若用反光鏡箱則其鏡須先放上；待跳者至最高之姿勢，即速攝之。失之過早，多係初學者之通病，稍事練習即免此弊。攝者須全神貫注，持箱宜穩平而手段尤當敏捷。

□跳遠□ 攝跳遠照片仍須由下而上攝，庶成一懸空之姿勢。攝者須蹲於離沙土長方之起點三碼地位，露光時間約1/500秒。未跳之前，攝者自宜先以某點對光至其點時攝之，則未有模糊之弊矣。

□跳欄□ 跳欄有高下之分，攝高欄較易，攝低欄則尤為美觀 為攝影家對於運動照片所最注意者。鏡箱與欄約成四十五度，攝者須取跪下之姿勢，宜攝第一排跳欄，蓋與賽者越欄之姿勢與速率所差不遠，可成優美照片。攝者仍須留神攝取正確姿勢是為至要。

□起點□ 攝起點照片；既美且易，若攝「越野賽跑」人數在十人以上，攝影者須立於中央稍旁之處。槍聲起以1/500秒攝之，然後退出不致相衝。若係一百米或二百米競賽，則攝者宜取四十五度之姿勢，欲得全排人影清晰，若光線充足，則光圈宜稍收小，若光線不足，則攝者改立於直向之姿勢。光圈可用f/4.5跪攝之。

□終點□ 百米與二百米之終點，攝者須立於中央。所離之處即在對光可見終點線之兩端，露光時間至少須1/500秒，宜以終點線為對光。競賽者身體碰線時即宜攝之，然後即將鏡箱提高於頭上，因恐競賽者衝至鏡箱，致損壞也。

□長距離賽跑之終點，毫無趣味；因僅有一二人。吾人可改攝其起點之情形，較為有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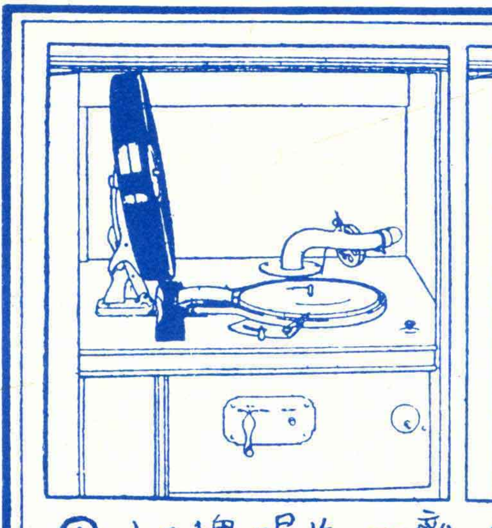
攝影者須入場內與競賽者稍為接近，而不宜立於觀衆之中，故事前須先向當局主任接洽，得有特許，庶有種種之便利。大概均可邀准，諒無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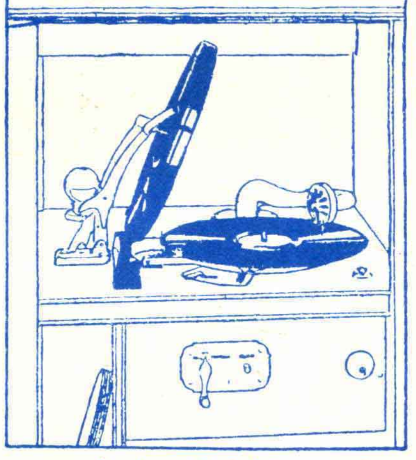
美國科學家謂每一接吻傳遞四萬徽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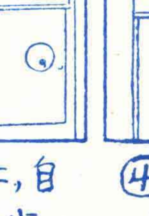
起居飲食如常之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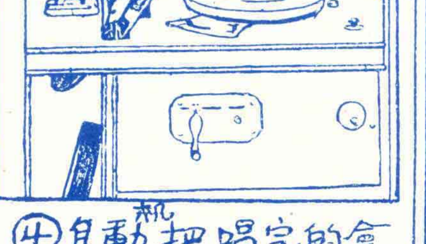
最新發明連唱十二片之留聲机











①十二塊唱片，一齊安放在自動机上。

②自動机把唱片，逐塊放下来。

③唱片一到盤上，自然唱到完為止。

④自動机把唱完的拿去，接續換过第二塊。



低欄第一名古志安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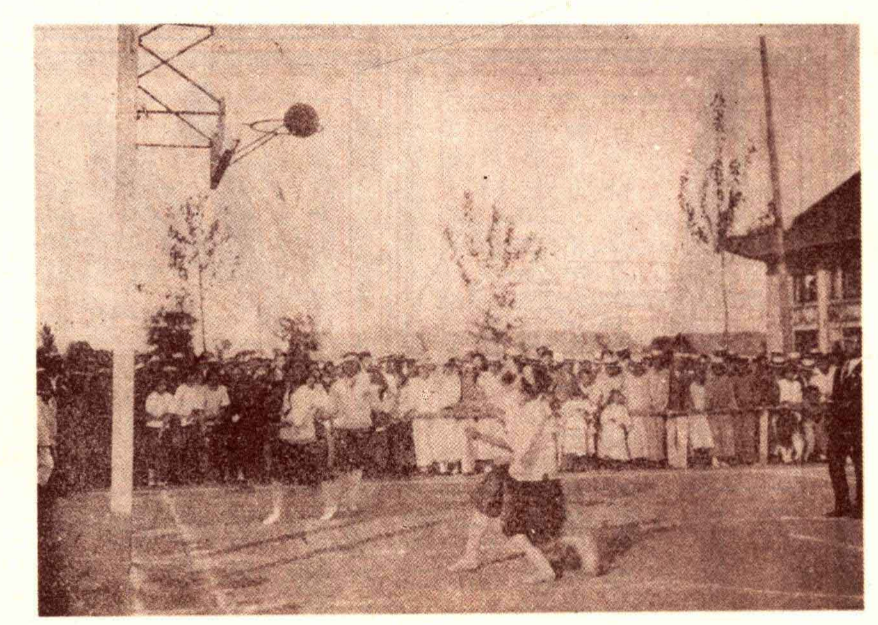
燕京大學運動會之教員競走（趙承信攝）

體育界



美國拳術乃劇烈運動現在女子亦有練習





兩江師範籃球比賽（秦光弘攝）

現代美術之鑑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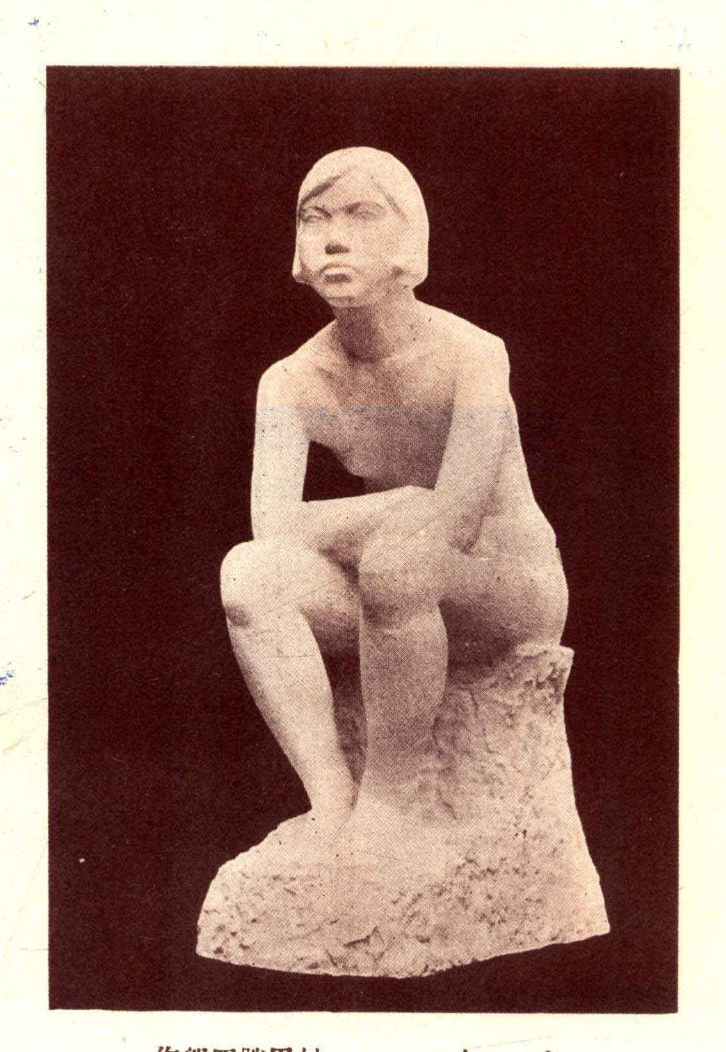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年展覽會出品）

（高劍父寄自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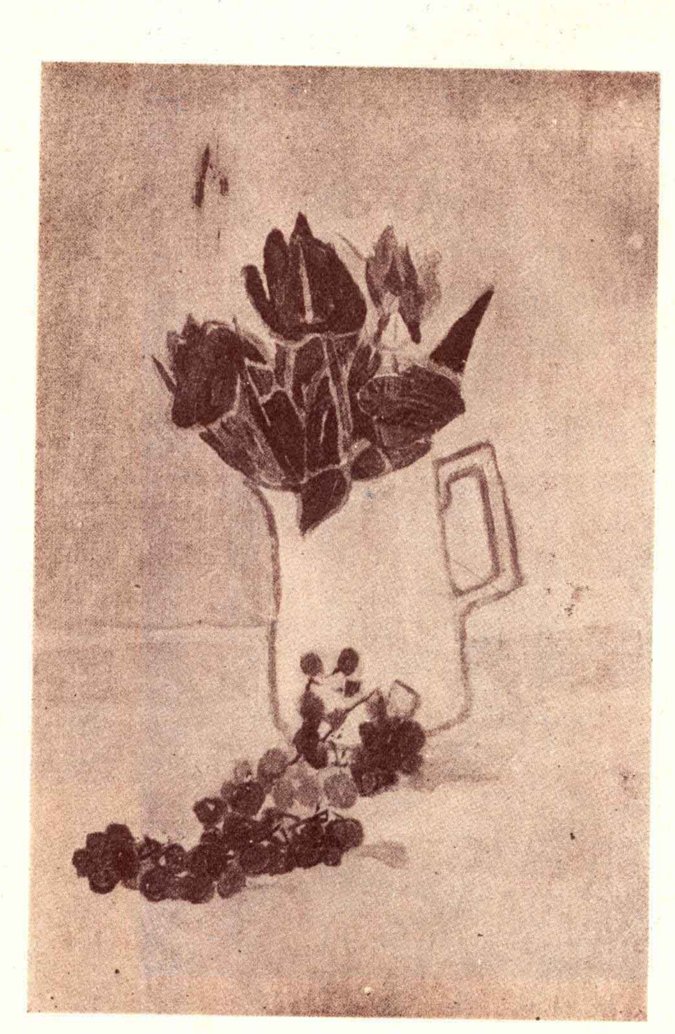
海邊之少女　Paul Chabas作

法國現代美術展覽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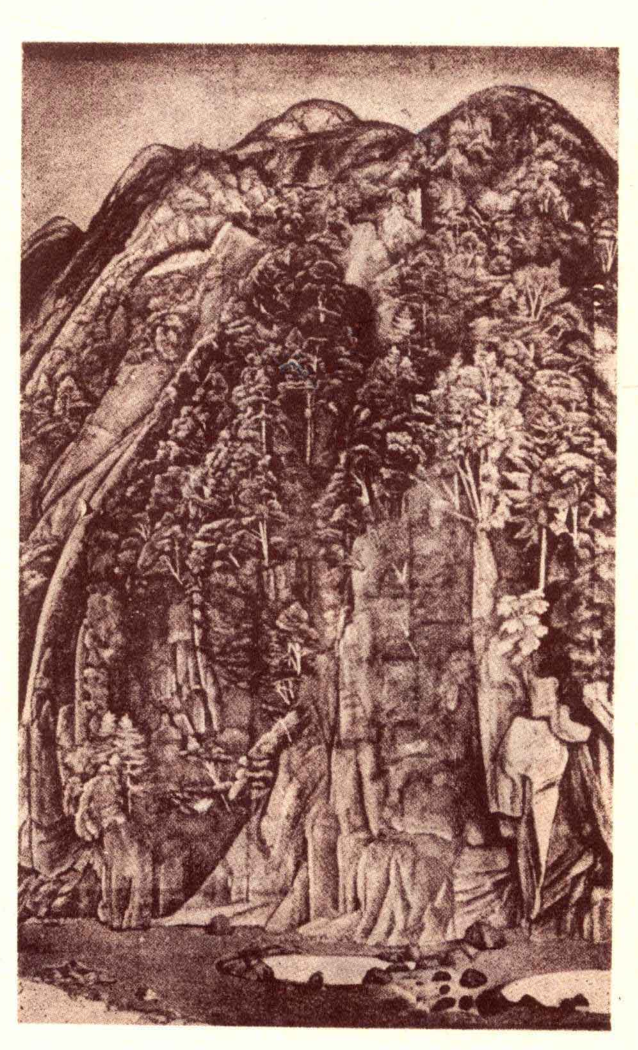
少女　村田勝四郎作

朝倉塾雕塑展覽會



靜物　中川一政作

春陽展覽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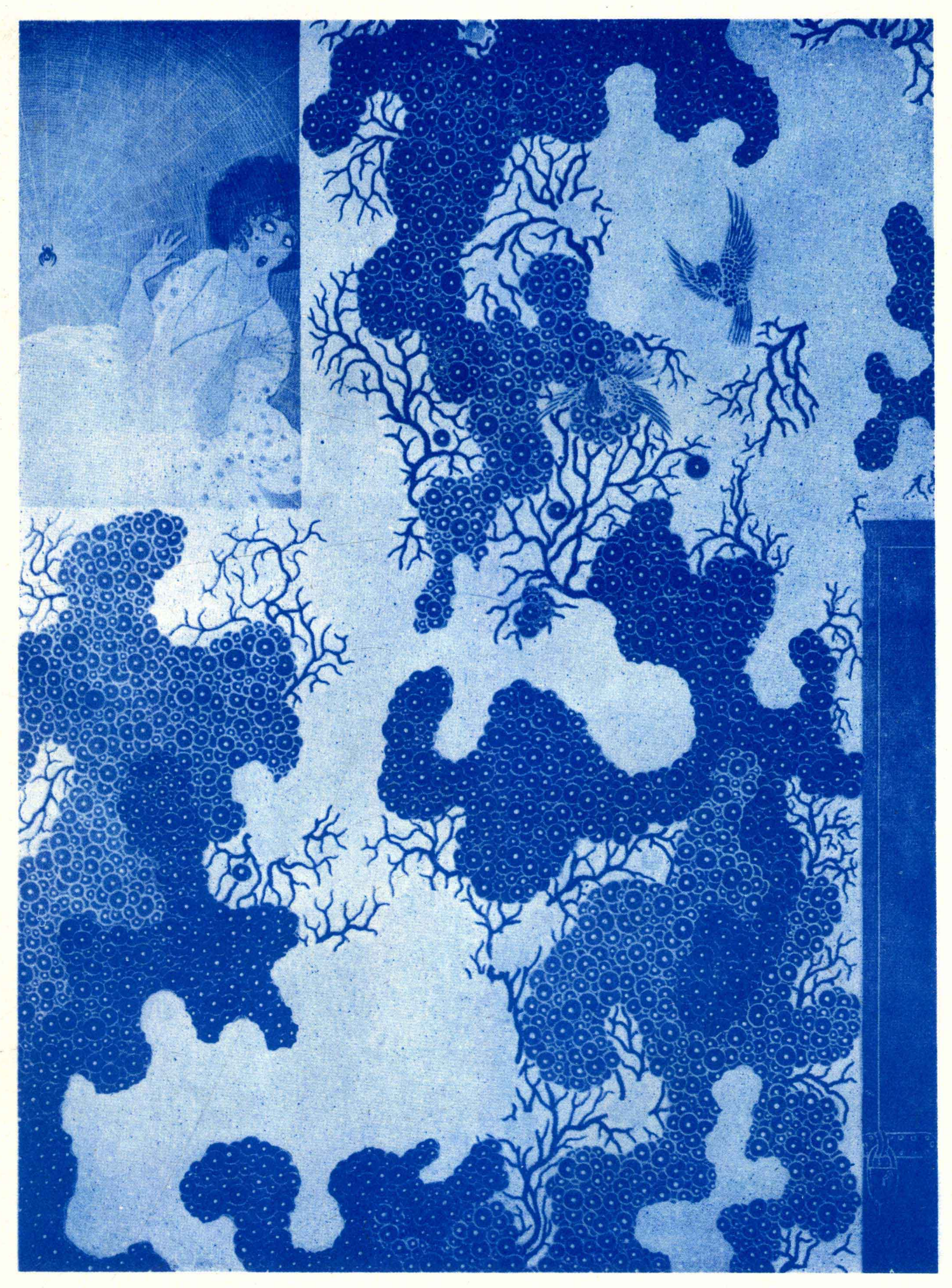


黑部溪谷　伊草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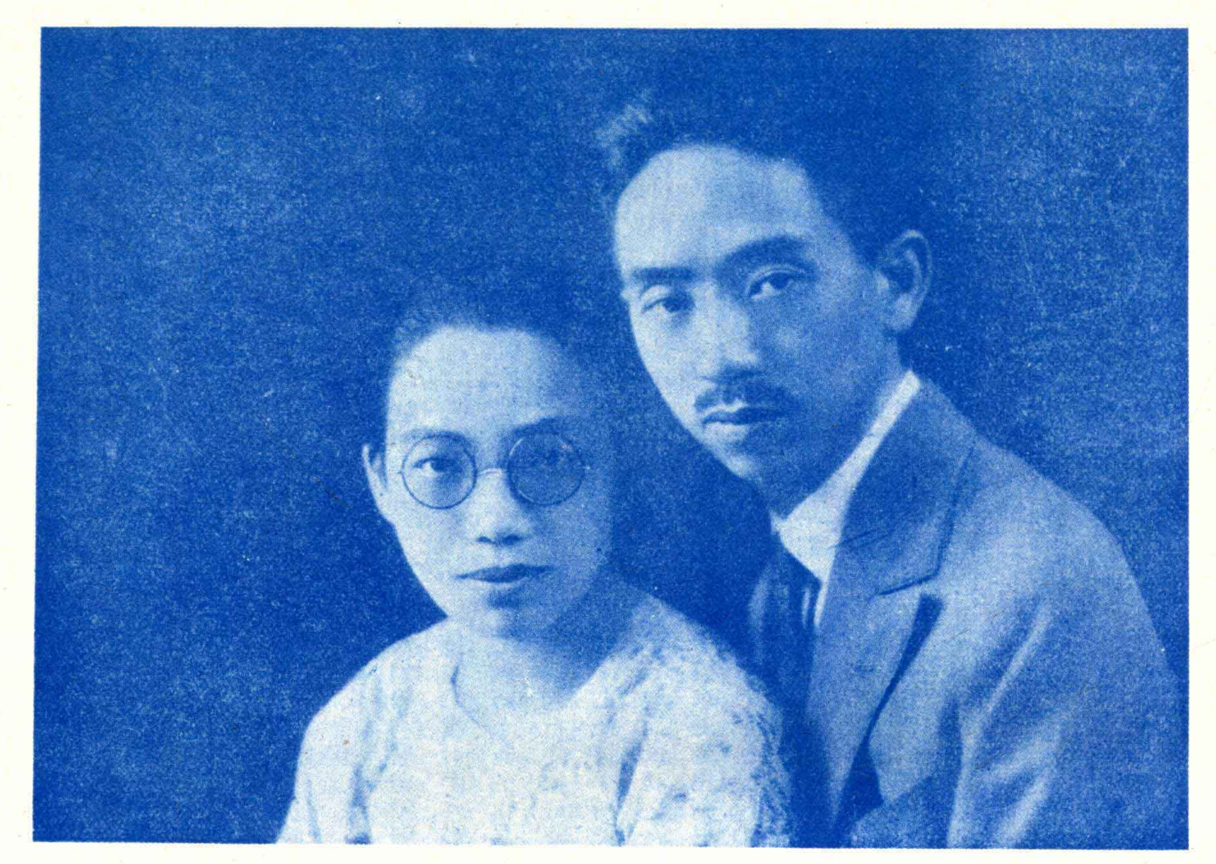
日本國畫展覽會

柔絲網內的被囚者

——法國現代美術作品——



Erte'作



將赴歐洲遊學之甘乃光君及夫人陳杏容女士（光藝攝）

甘乃光君在國民政府服務多年，曾任中央執行委員、監察院長、青年部長，暨商部長等要職。政務之外，尤勤於著作，如商務出版之「先秦經濟思想史」，民智出版之「存之花石」，及良友出版之「孫文主義之理論與實際」等書甚多，去歲與陳杏容女士結婚，現旅上海，不日首途赴歐遊學，並允于途為本報採取圖片及撰文。

電影明星雷夏電君與林碧霞女士新婚儷影

雷夏電君，上海長城影片公司演員，於影戲多成功之作。最近與林碧霞女士結婚，婚禮摒除一切舊俗之繁文縟節，惟於事前以美術印片一紙，向各親友宣佈結婚而已。



音樂家譚抒真君（光藝攝）

譚抒真君，山東人，提琴家。曾從學於俄，德，意，捷克荷蘭各國名師。一九二六年任上海美專，上海藝大，新華藝大教授。一九二七年入上海市政廳管絃樂隊演奏。現任國民革命軍政治訓練部音樂指導。

美術大綱

梁得所編譯

第四章 到委尼斯之路

委尼斯 Venice 是意大利一個大城，文藝復興時代幾處重要地點之一。與此地有關係的有幾個成功的美術家，就是本章所述的曼騰納 Mantegna，夫藍察 Francia，科勒佐 Correggio，柏利尼 Bellini，及佐佐涅 Giorgione。

看前章可知佛羅稜薩久爲美術界集中地點，而且成了佛羅稜薩派。但到十四世紀當地美術家漸向外分散，散到許多意大利的城鎮。有一部份僑居靠近委尼斯的巴圖 Padua，由巴圖的美術家有所發展，而傾聚到委尼斯去，便成爲到委尼斯之路。

一個縫匠的故事

有一個縫匠名士快西安 Squarcione，設店於巴圖地方；爲了招徠生意起見，店門陳列了幾個古希臘雕刻品。這些陳列品不但吸引了顧客，更得了美術古品收集所的美名，吸引許多美術家來，請準進去描繪各種石像。

士快西安畢竟具有商人的眼光，看到機會不可失，便趁勢改業美術。到底他有作過繪畫與否，還是疑問；只知當一四四一年，他四十七歲時，開辦了一間繪畫專門學校。許多有興趣研究美術的因見縫匠收藏豐富，相卒入學，既入學校，名義上便是他的生徒。爲了這班生徒研究的成績昭著，於是那專門學校得名，極一時之盛。

一個天才的童子

一四四三年士快西安受委裝飾巴圖的一間敎堂，担任這工作的是士氏的生徒——一個失了姓名的孤兒，士氏收爲義子而改名曼騰納 Mantegna 他十歲便加入專門學校去學習；不過十二歲罷，便居然担任裝飾敎堂的美術了。這樣的大才足以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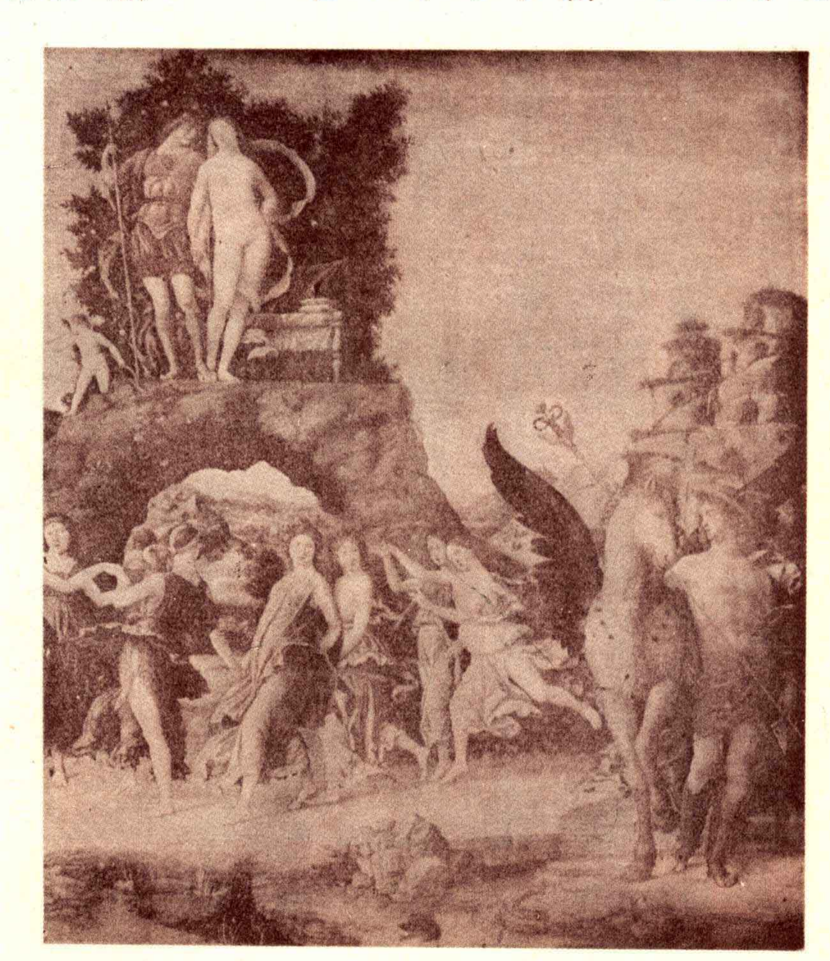
曼氏還有一幸運，就是當時有一位從委尼斯來的畫家柏利尼 Bellini 到了巴圖，也招生敎學。曼氏在義父家裏已用功於觀察希臘雕刻，後來轉到柏利尼處繼續求學，專心研究彩色，柏氏才是他的眞敎師。曼氏旣有天才又有機會，故於十七歲時，他的作品已成熟到自成一派了。十六世紀藝術批評家發薩里 Vasari 寫着說『絕不似一個十七歲孩子所能作的作品』。

曼氏成功之路很通順，年紀還輕便能自立了，後來更娶柏利尼的女爲妻。但當時柏利尼與士快西安因見解不同而互相詆毀，更因此連帶誹評女婿曼氏的技術，說『他的美術作品很糟糕，在繪畫帶着雕刻格式，是中了雕刻的毒。須知彫刻具有相當的硬性，而繪畫却要表現自然物體的輭的性』云云。這批評未嘗全無理由，只是做敎師似不應因嫉妒而發詆毀罷。

曼氏聲譽傳揚遍意大利。終於被敎皇英諾森第八 Inocent VIII 請到羅馬做美術的工作。在意大利各城繪了不少畫之後。晚年退居家鄉，一五〇六年去世，時已七十五歲。他的作品這書附印的有『帕那薩斯』等很可以表出他對於希臘美術之傾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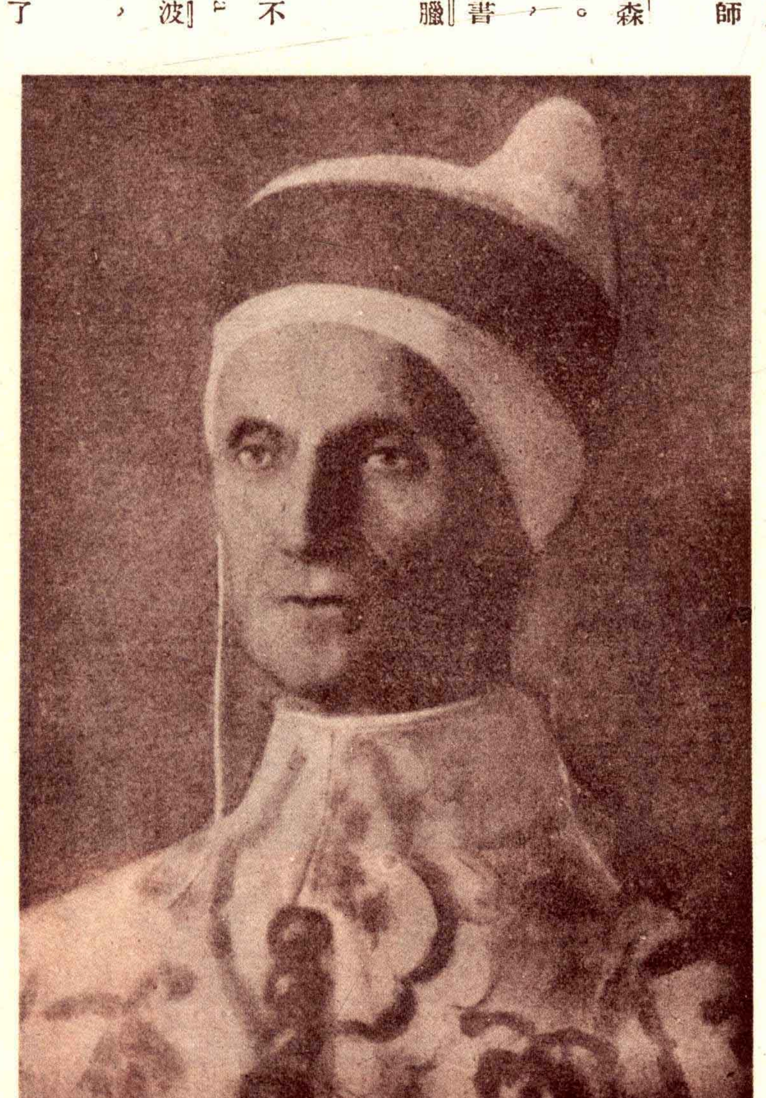
一個波倫亞的金匠

受曼騰納與士快西安學派所影響的畫家，不勝枚舉，其中有特事可紀的有夫藍察 Francia 夫氏在未結識曼騰納而跟着研究繪畫之前，是波倫亞的一個金匠，他做金屬浮雕的工作很講究，因此發明了印圖畫的電版，他又創作斜體字，Italic type 至今仍有大用。轉業繪畫後，曾作了好些祭壇屏畫，注重內心表現，看其中一幅）



『帕那薩斯』 曼騰納作

曼氏因向希臘作品研究美術，故多受希獵思想影響。畫中人物是希臘神話中的名神，如站在山頂的是維納斯，愛普盧，及愛神。注意山下那飛馬的翼，有圖案趣味。



『共和主裁之像』 柏利尼作

這畫具有委尼斯美術的特色，據批評家贊賞柏氏的作是有單位的，準實而莊嚴的。

可看見書中每人而容有充分的表情。

當夫氏在波倫亞努力工作時，少年畫家拉飛爾正在羅馬，他們倆是互相聞問而從未晤過面的朋友，拉氏太忙不能抽閒到訪，夫氏年老又不便遠行。而且因相隔很遠，夫氏很久想看看拉氏的作品而不可得。終于有個意外的機會：拉氏受委為波倫亞教堂作一幅畫，從羅馬運到波倫亞；拉氏早囑咐把那畫先送到夫氏家裏給他看看然而才送去教堂拉氏，另付一小札，略謂『書中錯謬之處，乞加修正。』

夫氏接到那傑作，很鄭重地展開來看，觸起他異常的情緒，據發薩里傳記裏說：

『夫藍察一見拉飛爾的畫，贊嘆而驚詫得幾乎失了知覺，環顧自己的作品，比起來覺得完全失望。他把那畫送進教堂之後，回到家裏，悲苦地躺在牀上，覺得美術與他沒有再高的緣份，於是死了。』

科勒佐

士快西安的美術學校，對於意大利的貢獻，傳到第二第三代的美術家還未消滅。如科勒佐 Correggnio 是。科氏個人履歷很少記載，但美術工作頗多遺留。從發薩里的記述我們略知『他是一個不怕困難而很勤儉的畫家。一方面保養家庭，一方面為教堂作了許多畫。』

科氏工作多在帕馬 Parma 他的作品如本書所舉的『愛神之教育』『一個女聖徒』等的都是很美的作品。雖然或說他的輪廓倣效曼騰納，光暗法倣效文西，配置倣效米啓盎則羅，但無論如何，用色是他的獨創。發薩里極力贊他用色為空前未有，而科氏勝人之外也就在於用色罷。

科氏為人謙樸自居，連他自己的肖像都不自畫。對於家庭，他是一個模範的丈夫與父親。可是據傳所記，他為了維持家計竟致過於慳嗇，終於一次親自步行頗遠去領取酬金，路上暑熱，他喝了些冷水，感冒成病而死，年紀不過四十歲。

柏利尼兄弟

美術界勢力之集中於委尼斯，起點於柏利尼兄弟時代。這兄弟倆便是曼騰納岳父柏利尼的兒子：長兄名眞泰 Gentile 他弟名佐凡尼 Giovann 自從他們父親在巴圖與士快西安不對之後，他們三人一同回到委尼斯，兩個人因在異地所學有心得，工作竟勝過父親。兄弟倆也很和睦地相處。

按委尼斯的地勢，水多樹少，多數門口便是河道，因此氣候很潮溼。當柏氏兄弟倆未回委尼斯時，曾有一人名墨西拿 Massina 的到法蘭德斯 Flanders 見佛來末斯學派愛克兄弟所發明的油畫(詳見第二章)介紹了回來委尼斯應用。柏氏兄弟洽好利用適合于委尼斯的氣候，這所謂前人播種後人收獲了。柏氏兄弟運用他們的本領，利用合適的油畫，為委尼斯城中大建築物繪了許多圖畫。由他們倆領起，跟着更有其他美術家的繼續工作，致使委尼斯成為今日世界最非常的美術城。

眞泰曾遊歷君士旦丁堡，及土耳其等地，很得各處歡迎，後來很榮耀地回到委尼斯，住到將近八十歲，一五〇七年去世。他弟弟再活着約多十年，年老仍勤于繪事，差不多繪到他生命最後一日，工作與聲名同留在委尼斯，死時葬在其兄所安葬同一教堂裏。

佐佐涅

委尼斯美術初盛時，佐佐涅 Giorgione 是其中名畫家之一。佐氏生于一四七〇年，幼年受好教育，一生溫雅樂觀。他酷愛音樂，所以常常以音樂題材作畫題，而且一切作品，據現代批評家佩式 Walter Pater 謂他以繪畫常表現音樂，創造一種色彩的曲調與和諧。

可惜佐氏作品留傳的不多。本書刊了幾幅，如聖母座前；把童女，嬰兒，武士，聖徒，各人繪得適當的情調。佐氏又長於繪人像，如『未識之人』可作代表，以上兩幅都藏在德國博物院。

佐氏曾與人辯論繪畫勝過雕刻，而且繪了一幅作證(可惜那幅失傳了)——當時委尼斯要造一個紀念碑，許多美術家主張在碑的旁面作雕刻，佐氏卻主張繪畫，他的理論是：繪畫雖是平面，但可以表現各方面；雕刻只能看見一面，不能同時看見其他一面。據傳說：他繪了一個背面的裸體像，站在澄清的水邊；清水的反映映出人像的前面；一旁有件脫下的盔甲，閃瑩有光地反映出人像的一旁；其他一旁有一塊鏡，又反照出人像其他的旁邊，於是一幅畫裏，那像人的前後左右都看得見了。

佐氏作品所以少留，其中一原故是他死得早。當一五一〇年，他與一個委尼斯女子熱烈的戀愛着，不幸那女子患了傳染病佐氏仍和她來往如常，終於亦染病死了，死時才三十四歲，他的天才竟隨身體而天折，他的朋友們都很替他婉惜。

（第四章完）



『聖嬰面前之君主』　柏利尼作

聖母的尊嚴而同時和藹的容貌，是意大利美術中柏氏的傑作。全畫配置和遠近景物，都精微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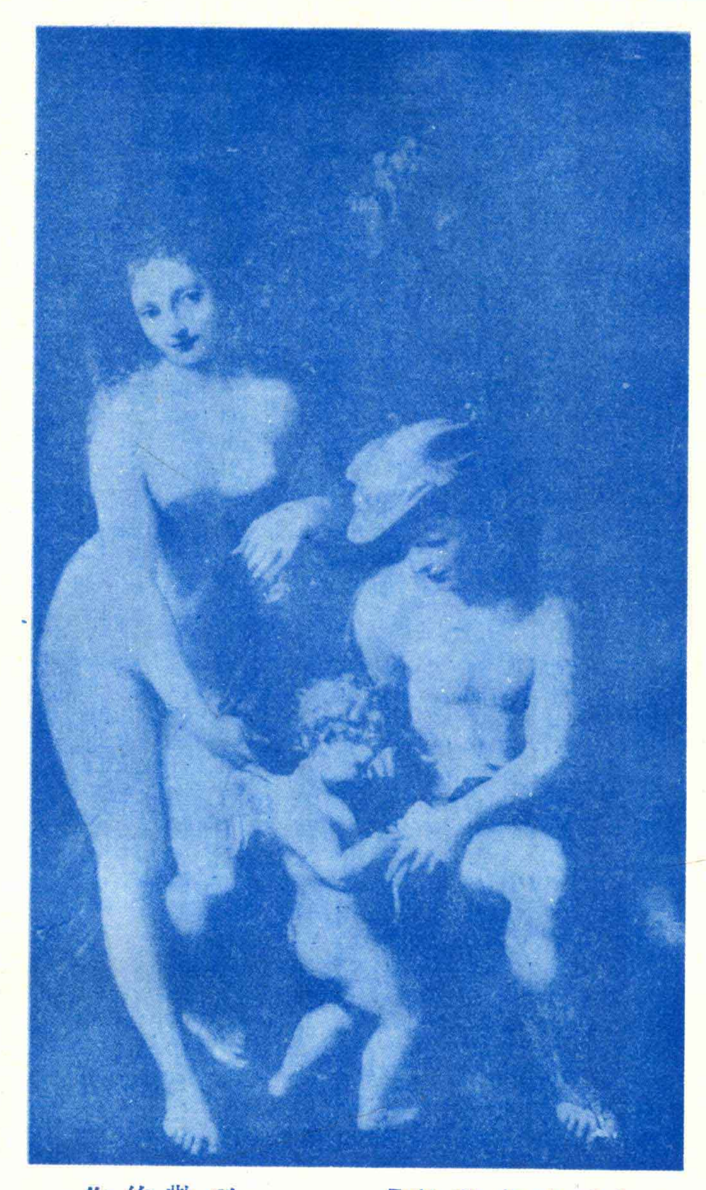
『康尼美』　科勒佐作

康尼美是希臘神話中一个被鷹攫去的美童子。作者科氏善繪飛翔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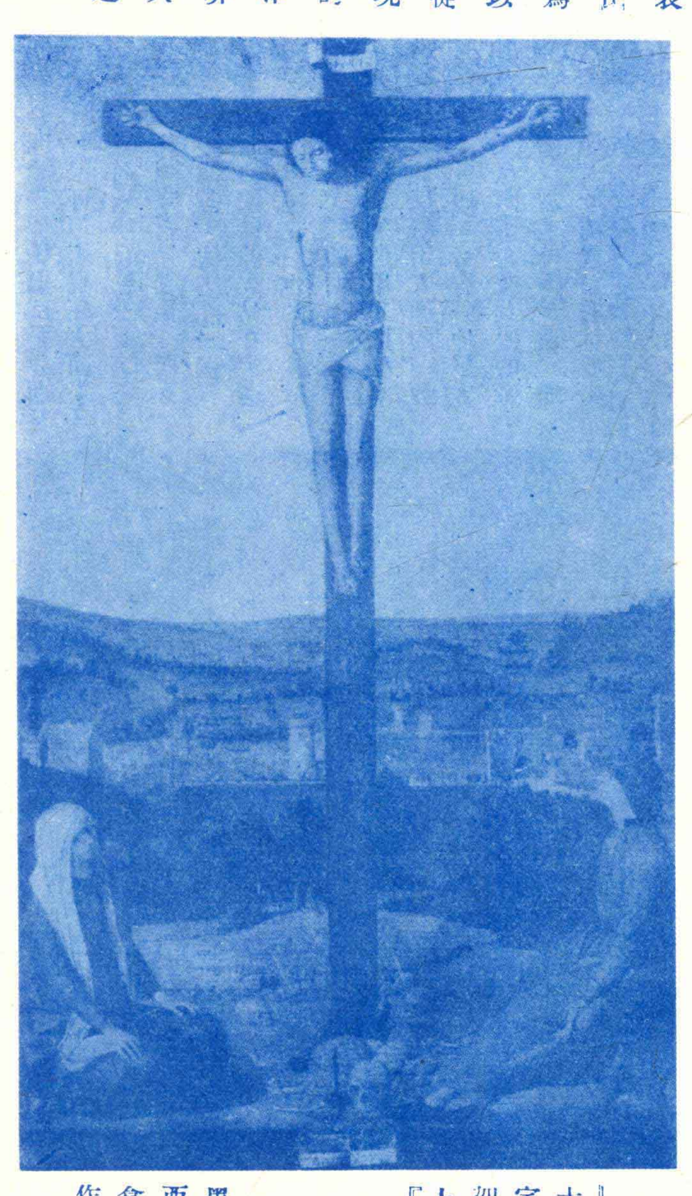
『一个女聖徒』 科勒佐作

科氏作品，表人情的比比靈感爲重，所以雖作聖徒，亦有現代美女的色彩，作者是世界善作美人的畫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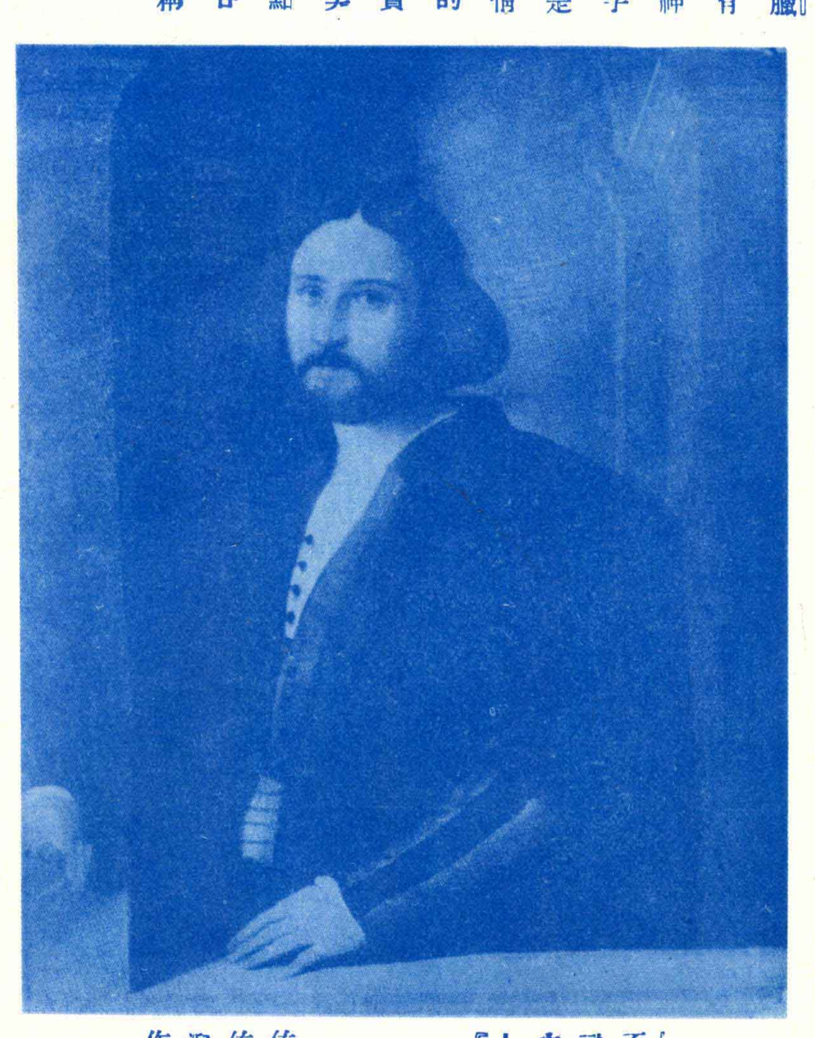
『愛神之教育』 科勒佐作

希臘神話中有講及愛神學寫愛字，這畫是繪那神情。作者的筆調充實柔和的美，這特點是同代各畫家所稱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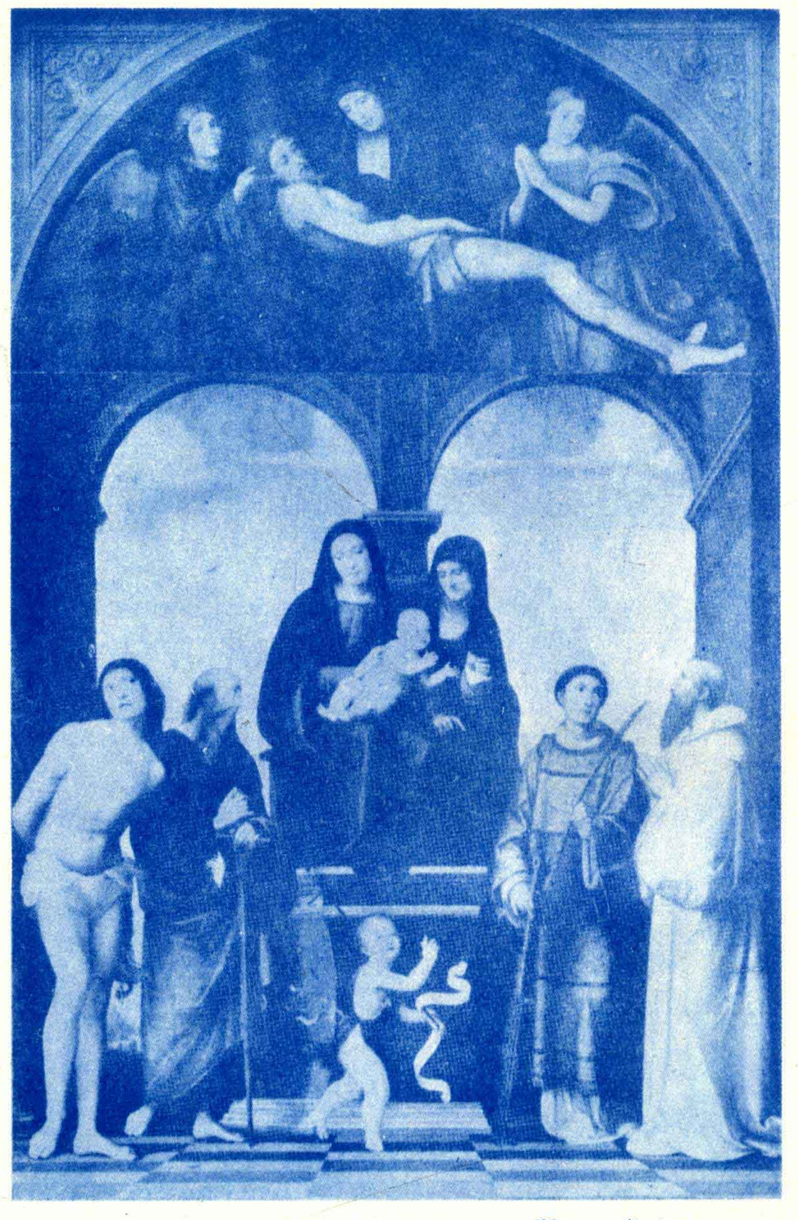
『十字架上』 黑西拿作

作者是意大利畫家，因游法蘭德斯，得見新發明的油畫，由他介紹到委尼斯應用，有相當的功勞。所作人物近佛來未斯派，而風景完全意大利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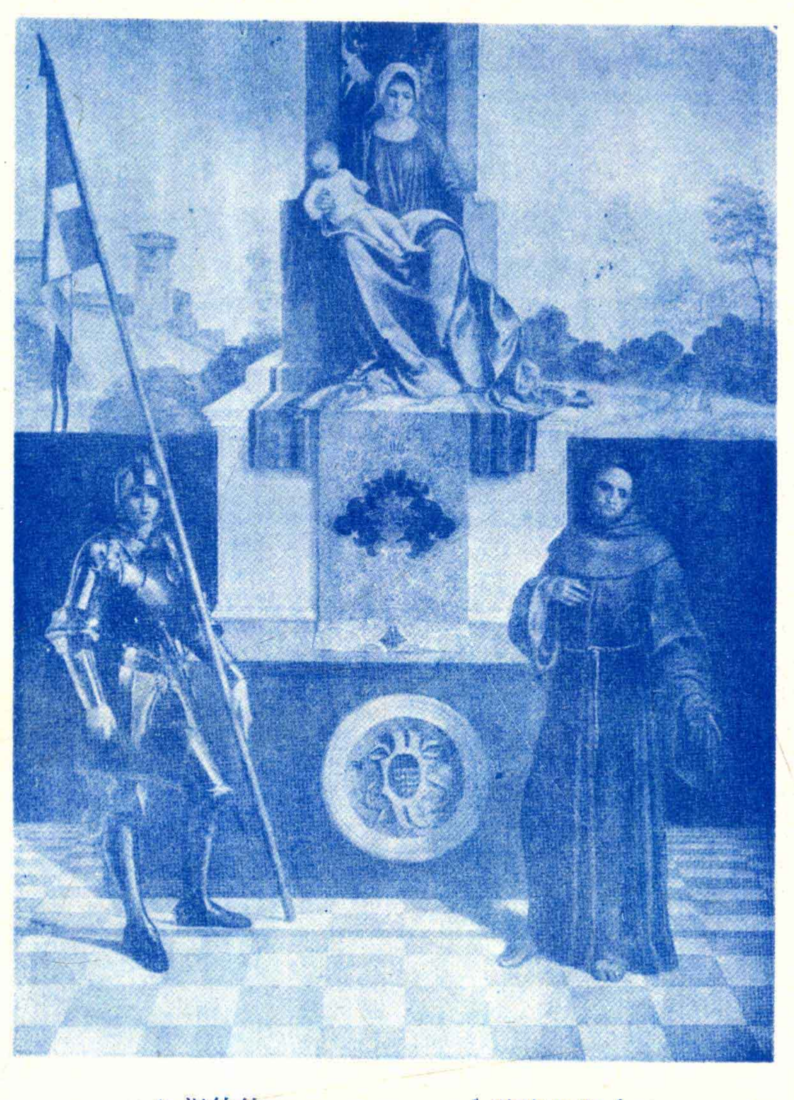
『不識之人』 佐佐湼作

原畫顏色偏於紅樱兩色，後來作者多喜做用。這是佐氏肖像作品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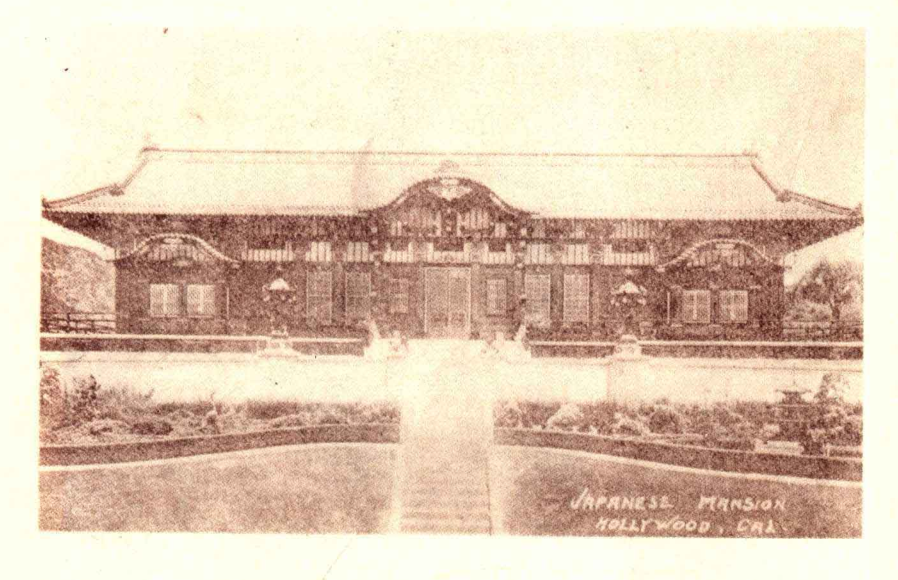
『佛[illegible]女那 堂的壁畫』 夫藍祭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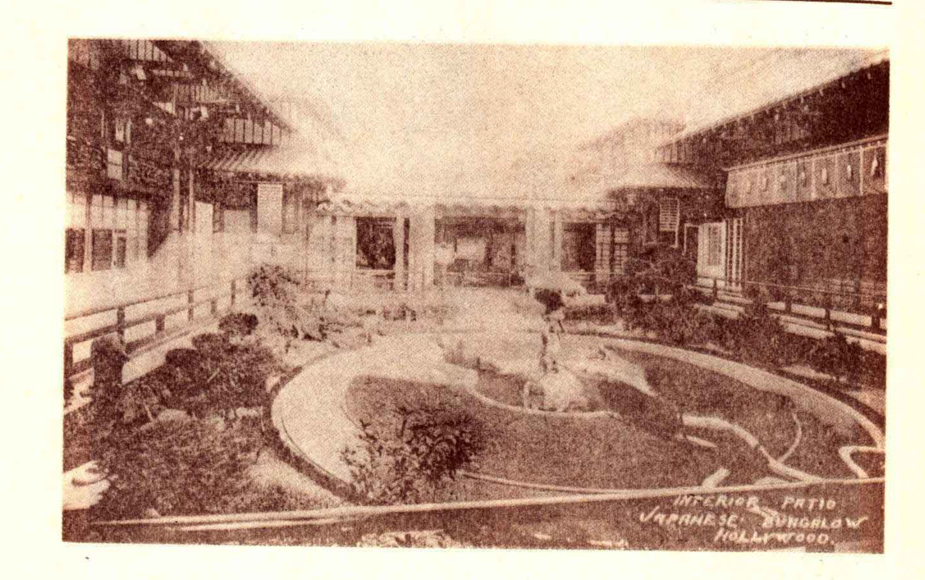
原畫鑲於祭壇壁上，作者欲力把自己的情感灌 作品裏；尤以上部聖母與天使哀悼基督的屍體，繪得有溫柔的悲意。



『聖母座前』 佐佐涅作

據批評家說這是世界古畫保存最無損傷兩幅之一。圖中聖母座前左爲改革宗教的聖徒法闌西斯，右乃爲一武士，這可以代表中世紀的宗教思想。佐氏作這畫時，年紀不過廿七歲，可見早有天才。





美國好來塢Hollywood之東方式建築

（第六信——五月四日，三藩市）

前次給你們的信已經過要到好來塢Hollywood逛逛，參觀美國影戲出產處的風光和她們明星的生活。昨得舊同學梅景洲君介紹，先識黃柳霜女士，女士是在美國電影的中國明星，造藝之高深用不著我來介紹了。蒙女士招待甚殷，請到她家裏吃飯，更贈我好幾幅有親筆署名的照片，（按：其中一幅用於本期封面）。謝她的厚惠。

我們接着在Hollywood訪當地名人，如我所崇拜的導演劉別謙Lubitsh和好幾位編劇或演員，訪見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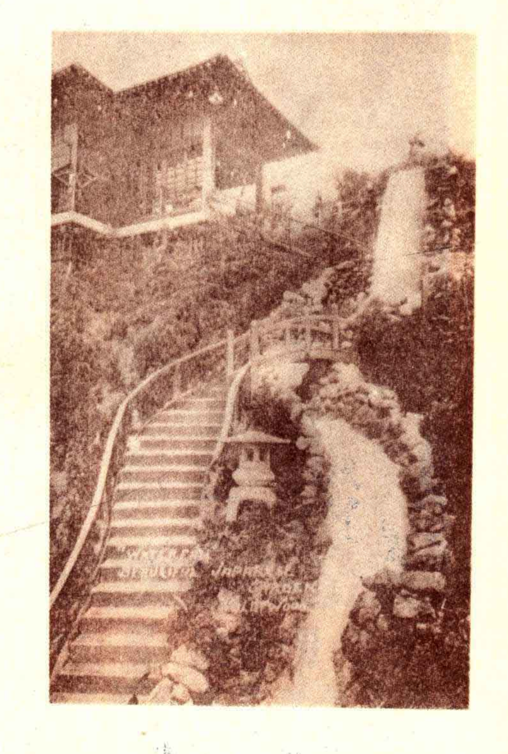
除了我最覺得快意的是訪到名聞世界的范朋克Fairbanks和電影皇后曼麗辟福Marry Pickford的家裏。范氏是一位精神奕奕的偉丈夫，言笑舉動都像劇中表演時一般俊爽，和我談了許久，贈我幾十幅照相，我贈他一本銀星，他很贊賞中國有這樣的出版物。最後我們兩人台拍一照留念。按范氏與中國遊客合照，這是第一次，而且東方遊客亦只有上次和日本太子台照罷。我們那照片，不日可印出，大約下期可以寄回付刊了。

Hollywood的建築，頗不趨重於大座洋房。明星的住宅多是精緻的小屋，而且愛好東方色彩的美術，有東方式的亭臺樓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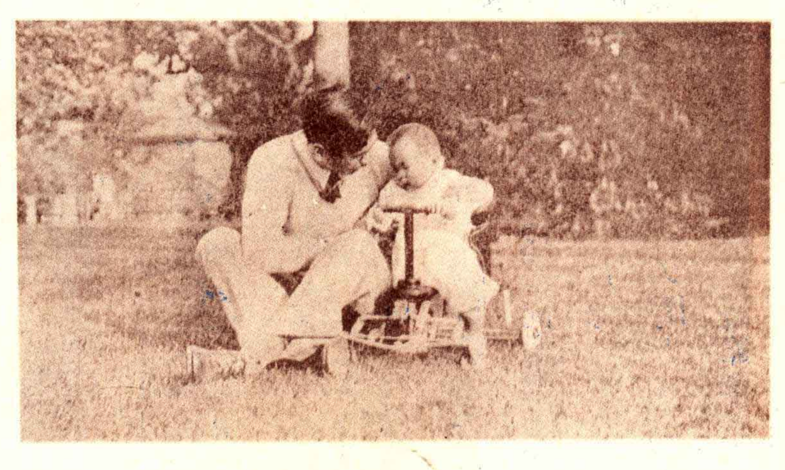
黃顯利君與夫人梅雪影女士，都是舊同學，相見甚歡。他倆有個小寶貝，活潑壯健，我取得他們的照片，附在此信寄回。往後情形下，次再談罷

——伍聯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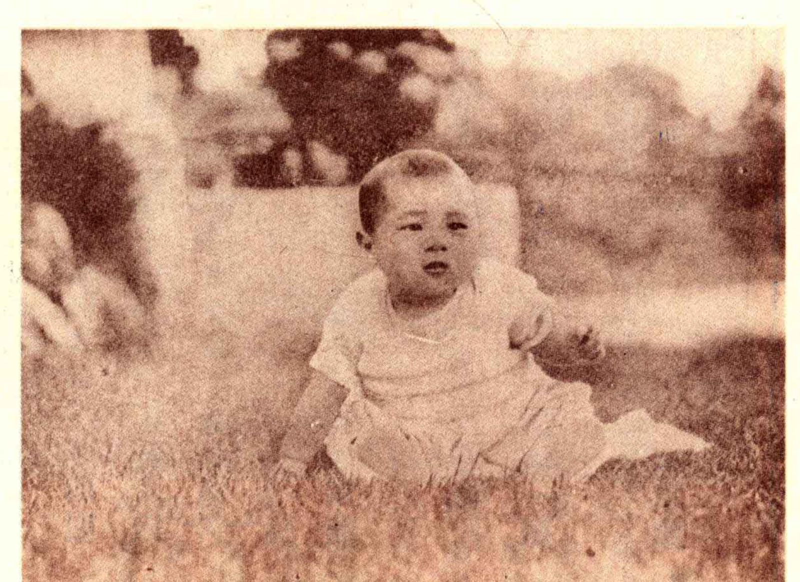




（右及圖右下）黃顯利君與其公子（下）黃夫人梅雪影女士及其健嬰之學步。







戰雲

接續上期

——盧夢殊——

四 盤絲洞外

給一陣汗汗的犬吠聲，驚醒我的淸夢了。從被窩裏鑽出頭來，望窗外愁慘的晨色，聽弄外驚駭的人聲，又引起昨日的憂戚。匆匆地作了晨起的工作，跑上晒台去張望了一回，大火已經消滅了，祇縷縷的白烟，直冲霄漢。再一溜烟跑出弄口，見路上的驚擾，更有甚於昨天，祇民衆個個都向南奔，那時木柵也開了，鐵絲障礙物也不似昨日那們遮斷交通了，民衆可以往來無阻了，但槍聲砲聲，依然繼續不絕。

我逃出了盤絲洞，在靶子路上站了一回。實壓壓地擠滿一路人，多半是受着瑣尾流離之苦的，戰神的施與，我很驚駭它廣漏而巨細不遺。幾個外兵，往來巡邏，作他們維持秩序的工作。我遇見一個似曾相識的女人，我一時想不起她的名字，她也沒和我招呼，他祇凑近我的身旁對我說：『昨天一夜未睡。』我看她慘瘁的神色，我又添了一層惆悵。我鎖着雙眉對她說：『你既然向砲火裏逃了出來，怎地不找一個地方去住？』她唉了一聲說：『我逃得太遲了，旅館客棧都住滿了人，那有地方給我容足？然昨天一夜未睡的男男女女也很多，我祇好和他們同夥，在這一帶踱去踱來，昏昏惘惘却已失了我又自然的態度。此時但覺腹雷鳴，頭腦昏，雙股痛。我不知今日怎麼生？我又不知我的夫和女？』

她說罷紅了眼圈兒；雨打梨花般滿臉都是酸淚，鐵石人見了也傷心，何況我這性情多感的男子。我很想替她找一個安全的地方，但茫茫不知去處。我木然對着她站了好多時，眼睜睜地望住她從眼眶裏滴到襟頭的珠淚。我收拾起我的百結愁腸，游目看那被災的民衆，態度縱有不同，但不外是驚惶失措。我便借着來安慰她道：『你看，受着淒涼的不祇是你一人，往往來來那一個不受瑣尾流離之苦？你姑且先去療你的饑，再商量去找你的夫和女。我想他們也逃在這塊地方，我想他們的淒惶也和你一樣！你莫光是傷心，你還是聽我的勸告。』

我以爲這一番入情入理的說話可以止她的悲哀，不想却增加了她的流淚。我急了，想離開了她，雙脚却不忍移開寸步。那時候眞難爲了我做人，要是她是我的妹或妻，我一定挽住她的手並和她揩淚。偏偏是一個似曾相識的女人，不好動手來給她一些安慰。

忽的耳畔好似有人呼我的聲音，回頭見是我的老友志雲，我即時得着不少的懽欣和安慰，因爲由志雲身上而想起她的丈夫也是我們作時學侶陳曉青，我遂問他可曉得曉青現在甚麼所在？

他說：『昨夜在我家裏，今晨却己找他的妻和女去。

——呀！你在這裏嗎？可隨我同去。』

她那時不哭了，向我點了點頭，隨着志雲家去。

我把滿胸畜着的惡氣放了出來，一步一步向東行，想到奧迪安去，無奈路上擁擠不堪，只得由北四川路南行到良友裏，在路上碰見了楊小仲明耀五兩先生，說要到閘北去。小仲且深鎖雙眉對我說：『閘北昨夜火災，恐怕我家裏已成灰燼！』

我說：『燒的是淨土菴一帶的民房和市房，你家裏不見得受着浩刼』。

說完了，我便和他們分手南北行，到良友裏靜悄悄地不聽見常聽慣的軋軋的機聲，祇余謝曹三君在那裏閱報。我也參加進去閱了一回，便出門到白克路戚串家裏去。

馬路上氣象爲之一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黨國旗觸目皆是。那時我出門已經忘了家，在北四川路徘徊不忍去。得到白克路戚串家已經十一時了，他們見了我都圍攏來問我的媽安否？我回說：『除掉槍砲之聲都沒感覺着甚麼？昨夜她也很安睡。』

他們都怪我不和我的媽出來，我也覺得很是內疚。僥倖福生路沒甚事變發生，也保得住沒有生命的危害。我遂回答他們在家裏也是無妨，少停我也須歸去。

我一個小表弟忽奔來告訴我：『頤福里已經被火燒，是母舅看得淸淸楚楚地。』

頤福里與來安里是貼隣，來安里與德康里相間又只一條幾尺來寬的東新民路，頤福里一經火燒，自然會來安里德康里一路蔓延過去。那末城樓失火，總會殃及池魚，我家遭殃，自是意中的事。連忙和我三弟叫了兩輛人力車，奔回家去。

曲曲折折奔到福生路口，給英兵阻什要 Pass，我回說沒有，但示他以一張名刺。名字的下面，有 Aditor of the Movie Quid 的小字一行，他拿來橫看豎看了一回，逐個字母念着，也念不出是甚麼意義。我急了，便讀給他聽，才從他的嘴裏吐出「Go on」兩字。我走了幾步，便對我的三弟說：『欺人罷，教育不普及，誰說祇有我們的中華？』

五 一個便衣軍的談話

到了門口，撾了一回門，我的媽睡眼惺忪地啓關出納。我跑上晒臺一看，濃煙迷漫，較昨日更遠些，我才把高高地吊起的心兒，輕輕地放下。入到自己的臥室，隨便翻翻書，那裏來得心情去細看，解解苦悶罷了。我的二弟已經在大淸早裏回來，怕聽槍砲聲，擁被高臥着，三弟呢，又跑出去拾流彈了。

忽的一陣撾門聲，接着便是樓梯隆隆的一陣怪響。

『哥！便衣隊在我們住的弄堂的後面了，許是他們吃了敗仗，走罷！』我的三弟這麼喊着，神色也很慌張。

『是嗎？我倒要看看怎是便衣軍？』我隨說隨下樓去。

所謂便衣軍者，工黨之武裝糾察也。把守東新民路，與直魯殘軍相持。他們這一隊的大本營在泰昌里，第一道防線，便是來安里轉灣之處，劈劈拍拍的槍聲，就是在那裏放的。我聽得淸楚，眼睛看得明白。不去理會它，把兩手攀住木柵的一支木柱和一個便衣軍談話。

我問：『現在怎麼樣了？』

符號

九個兵士結拜兄弟的小摺子

一封兵士的信

他說：『在相持中，昨日正午自起事至今，只圍繳了幾家警察分所的槍械，直魯軍依然頑抗，不肯豎白旗投降。』

『難道圍攻了廿四小時，卻得不着甚麼成績嗎？』我又問。

『是的，』他答：『昨夜打不過他們，幾乎要失敗了，僥倖今晨來了幾百郵政局的工人，才得支持到現在。』

我驚問：『那末再敗下去，不是糟糕嗎？』

他笑了笑說：「不要緊，大隊國民軍到了。』

我又問：『大隊國民前夜已經到了龍華，怎麼還不能到閘北來呢？』

他很沉着地說：『談何容易啊！在那兒須搜索散兵，麥根路車站又退集了直魯軍好幾千人，清除這兩個地方，是要費些時候的』

「如果大隊今晚不到，你們又怎樣呢？」我又問。

他激昂地說：「縱使大隊不到，我們也要打下去。因為我們明白，這次革命，是我們民衆自決的，國民軍不過幫助我們罷了。幫助我們的人不能到，我們便丟手不幹 現在的我們決沒有這們沒志氣，決沒有這們沒力量。譬如我們彈子告罄罷，我們也要赤着手去奮鬥，空着手去犧牲。我們不發難則已，一發難便要努力幹下去。

——現在，我們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也就夠了。我們不能再忍受，所以要和它宣戰，要打倒它。打倒它，就是這次革命的中心，就是解決我們自己底壓迫。我們不肯，從前不和孫總理合作，由他老人家一個人站在民衆前頭，去奮鬥，去犧牲，至死，至今，仍不能把他的三民主義實現，這是很傷心的一回事，這是民族史上一個大汚點！

——我們現在明白了，我們的迷夢也清醒了，所以團結起來，一齊努力奮鬥去，犧牲去。國民軍也受了孫總理的遺訓，秉着孫總理的遺志，替我們奮鬥去，替我們犧牲去。然而我們得着這們一種大助力，又何愁不能徹底解決呢？

——先生，你懷疑嗎？——你還在做夢嗎？

——你還袖手旁觀嗎？——你連自己的事都不管嗎？——不對啊！——起來罷！——明白罷！

——這次打仗，不是打倒畢庶澄，不是打倒張宗昌，也不是打倒張作霖；是打倒帝國主義，是解除自己底環境底壓迫。不過畢庶澄，張宗昌，張作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我們也要打倒他們，打倒他們，就是去掉帝國主義的爪牙；去了爪牙，就容易給我們打倒。——先生，你明白嗎？」

我給他幾問，問得我兩臉緋紅。自然，我心裏很明白這次革命的目標，這次革命的宗義。但是，當便衣軍的，似都未曾受過軍事上的訓練，擾亂敵人的後方，充充響導或者可以，打先鋒就不能不令人懷疑。所以我才有「如果大隊今晚不到，你們又怎樣呢？」一問。

我又想問問他們的組織，和他們作戰的計劃，剛要開口，給我的媽喚回家裏去，那時槍聲忽密起來，大約有十幾多分鐘路便停止了。祇聽得東新民路，鬧聲如市，推窗一望，擠滿一路都是直魯軍，我就張起來，覺得這時的生命，已失保障。再推窗一望，心裏便安慰了許多，原來他們都已屈服，便衣軍正圍繳他們的槍械，再過二十分鐘，便不知去向了。

六　直魯軍的遺物

出恐怖空的中心，在彈子橫飛的底下，經過三十小時的驚嚇，悲哀的我，現在算略靜止我的心弦了。於是，我好像在床上害病的人遇着良醫，把我的沉疴治愈一般，覺着兩眼都是生機和愉快。在窗口上，見着許多遺下的軍用品，我好奇心重，使和二弟推開弄堂的鐵門，到那裏參觀去所遺下的，以軍服最多，次即槍彈，手溜彈；炸彈最少，有幾個便衣軍正在檢拾那些危險品，都不在我的眼內，祇那殘篇斷簡，最惹起我的貪心。

我戰戰兢兢地踏在直魯軍的遺物上，檢拾那斷簡殘篇，時時給一種聲浪征住了我。那聲浪是從便衣軍的口裏發生來的，「當心——炸彈——喂——滾——要動——」

後來，那聲浪聽慣了，我遂不理會它，逕自檢拾去，結果，得到了不少

我從直魯軍的遺物裏得來的殘篇斷簡，雖然不少，但可以錄在這裏的，祇有下面數種。委任令，符號，都不是希奇，希奇的是：

清軍裏空缺的官兵都有日薪；

九個兵士們會對天結拜。

講到結拜，本來沒有甚麼希奇，從積習上看來，一般民衆，大部分受了三國志演義裏「桃園三結義」的影響而成為一種風尚，所謂青，紅，三合等團體，都不外由這種影響和風尚結實出來。大抵人類都是愛群的，而我們中國底人，因傳統上的關係，思想終究狹窄，譬如是個平民罷，那總不會想到國家的上頭去，陳勝的「苟富貴，毋相忘。」在平民當中，可算出類拔萃的了。所以國家大事，正眼也不肯一瞧，以為自有士大夫出任仔肩，平民祇有「安心樂業」，「安分守己」，「日作夜息」，與及「治亂不聞」，活動一點的人們，至多不過和二三知交，向偶像面前結拜兄弟，成立一個所謂「金蘭」。擴大一點，便是組織一個近於娛樂性質的社會，閒着無事的時候，聚集起來，談談心說說笑，或者大家斂幾個錢吃一頓。再擴大的呢，便是那所謂青，紅，三合等團體了。這是我們中國舊有的社會的組織，僻壤窮鄉，現在還有這們的社會的存在，就是都市裏頭，也有不少這們的分子潛伏着，與社會組織的原理，大相逕庭，而舊式人物底腐敗，那就不容我們施以攻擊了

七　一個逃書記和三個逃兵

我這時把拾來的東西，站在弄裏細細的披閱。從後弄走出一個操魯音的大人來，雖然天氣是不寒冷，但他頭上的皮帽子卻不肯除掉。從他的蒼老的面皮看來，知道他碌碌風塵已經不少時候。一件大布皮袍子和一件黑布馬褂穿在身上，搖擺起來，很有秀才底丰度，見着我便打恭不迭，嘴裏卻將言而囁嚅。我從他頭上至到脚下打量了一回，便笑問他向我幹些什麼小頑意？他說：『先生方便罷，『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我說：『慢着，你從那裏來，又闖了什麼禍？』

他說：『我是直魯軍第三十六旅的隨軍書記，吃敗仗逃到這裏來，禍雖，有闖過，但便衣軍不容我們偷生，是以求先生救我一命。』

他說完之後，又不迭地打恭。

我說：『你既是書記，自沒與他們交鋒過，他們你逃命做甚麼？你快投敵去罷，給他們捉着了，反與逃亡者一律同科。

他說：『投誠嗎？不可能他們一見了我，便給我吃衛生丸了，還是你府上穩當，請方便些罷。』

我笑道：『我家裏然是穩當，但那能收留你這個逃書記。去罷！再若嚕嚇，我會在你的身上洩憤內。你知道你們作困獸之鬥，給我吃了不少的驚嚇和為悶嗎？』

自己以為這一番話很咄咄逼人，且他毫不懼怕，反較前更熱烈的懇求我來。並且說：『我知道了，但這是上官的命令，我們不能不遵從，況我在念書時候，也是國民黨的黨員，祇因為衣食所騙，遂忍辱圖存，在安國軍裏隨軍為書記。』

我道：『那更不對了，既是國民黨的黨員，何不向三民主義工作去？反向向三民主義上工作底人而施以攻擊，那真是罪大惡極，人類所不能容了。還不去嗎？我也會和便衣軍一樣的捉你的。』

我剛說完，忽的又從後弄裏出來一個壯漢，搗蒜似跪在地上向我磕頭　我倒嚇了一跳，喝問做甚？們祇是磕頭，邊磕邊說救命！

我問：『你們都是打敗仗的直魯軍嗎？』

他們齊說：『是』！

我道：『那末快到那方去，作隊，聽候改編。不然，你們的性命就不能保了。』

說完，他們仍跪在地上不肯起身，他們都除了軍裝，他們都穿襪不穿鞋下。我的量他們總有些腰纏。不然，他們總不肯丟了槍枝求我救他們的命

我心裏說：『不知誰家遭了他們的踩躪。』但我偏不容他們法外逍遙，便和我二弟押他們到東新民路去。後來，聽說他們三人都飽吃黃包車夫們一頓老拳。

我和二弟回到弄裏，那逃書記仍來糾纏。我道：『識趣些，我本來也一樣帶你到東新民路去的，以沒有甚人死在你的手裏，所以不和你計較，你反向糾纏，快去罷、無論如何，我是不能收容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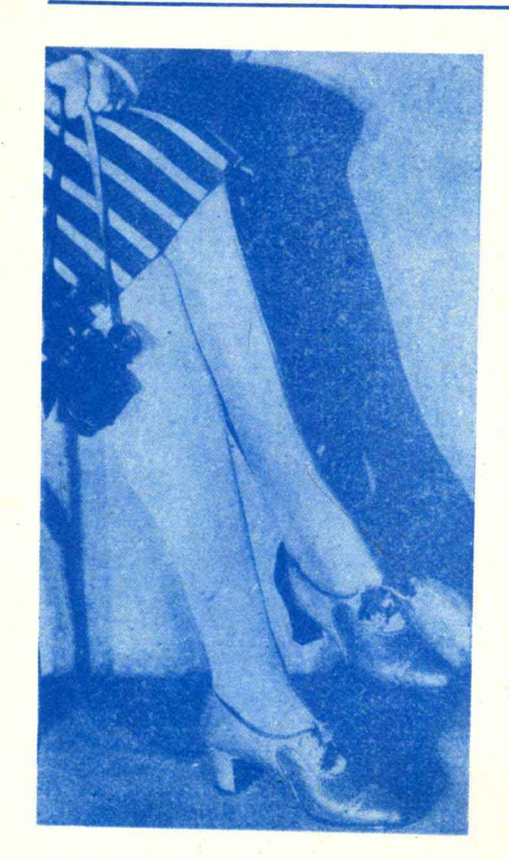
他見我態度堅決，便也不再央求，祇向我問一條出路。我教他由福生路向南行。他聽了，便向我作了一個長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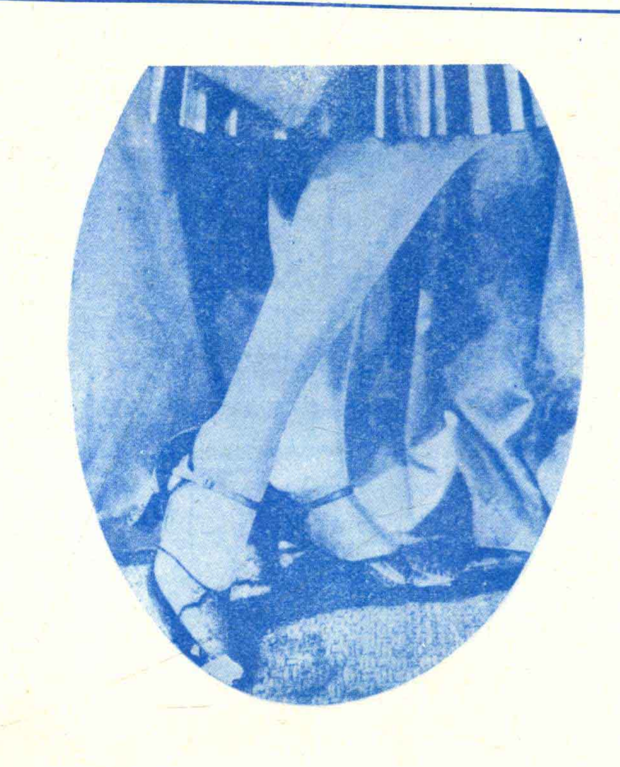
八、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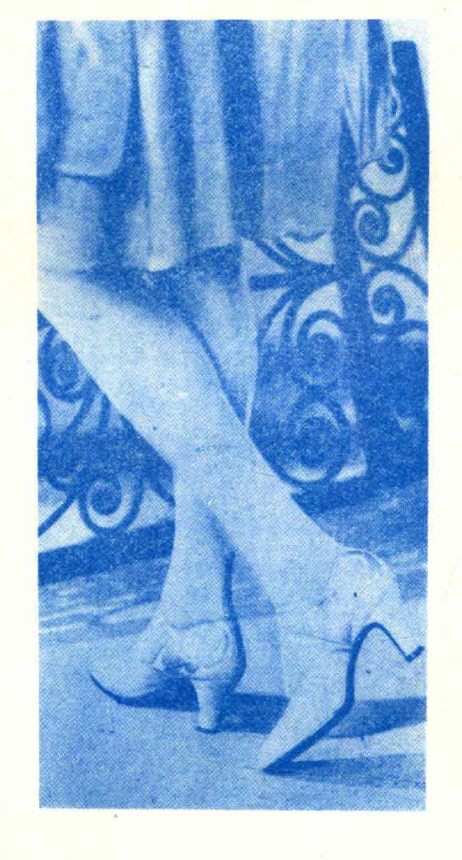
飯香一陣一陣送入鼻子裏，腹中陡起雷鳴：仰首望望青天，片片薄雲，隨風消散，這大概是低壓在上海的戰雲罷！而斜陽如血，映在十字街頭，更覺來得猩紅刺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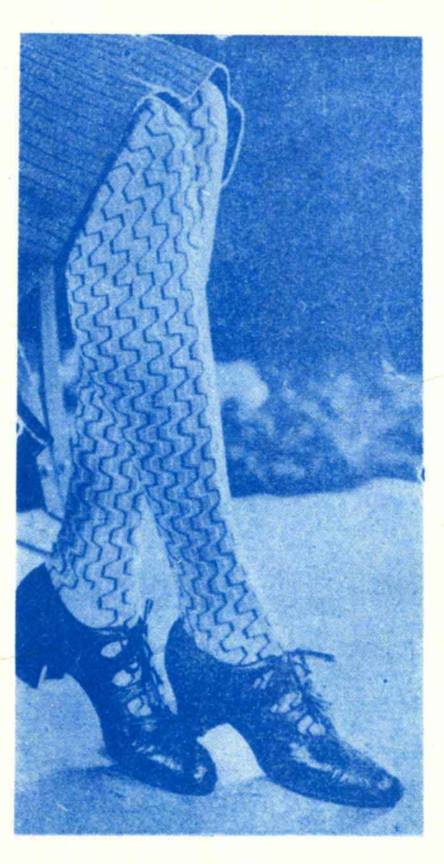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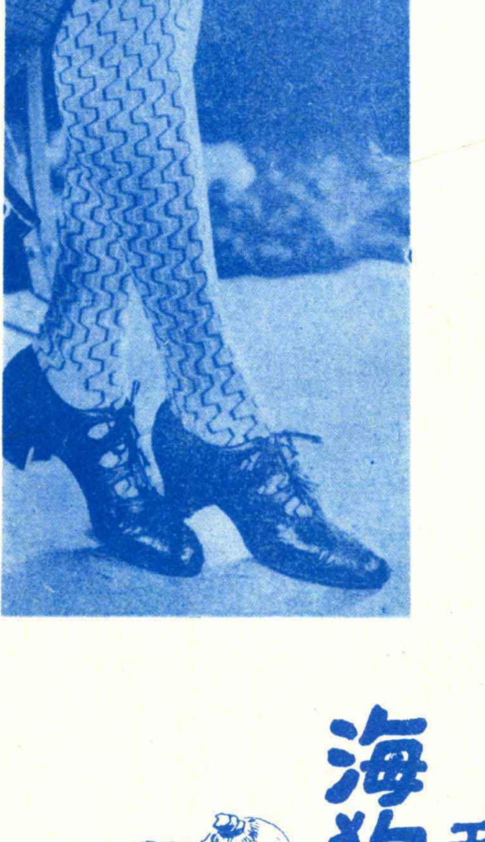

幾種女足的裝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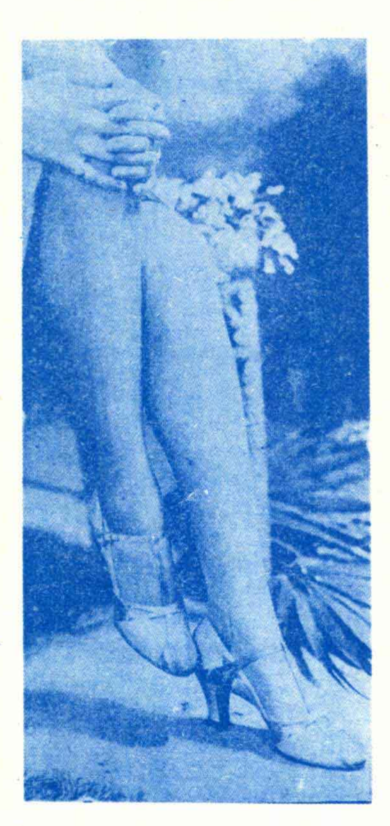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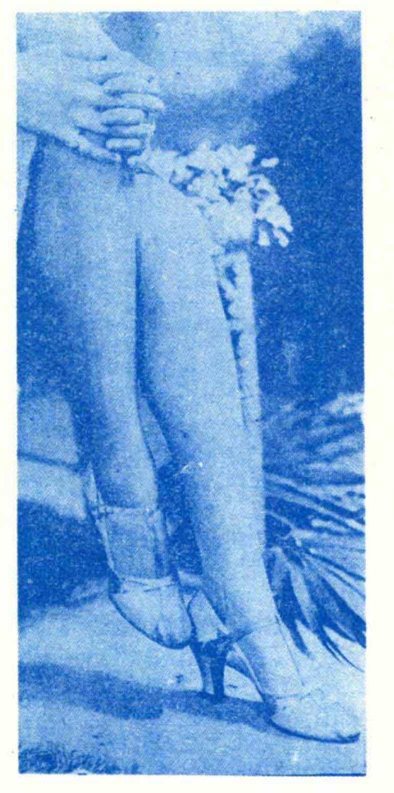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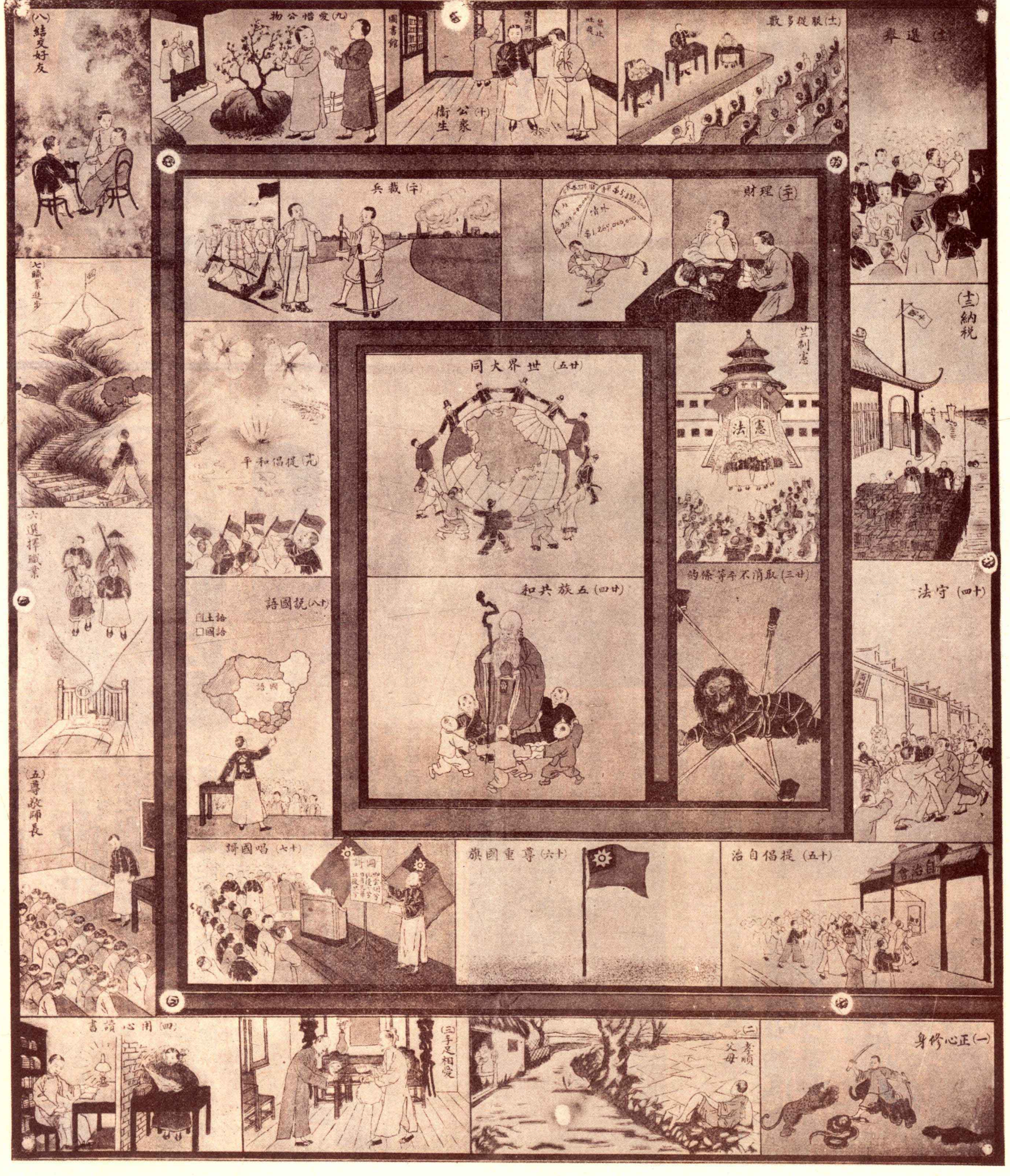






公民職務遊戲圖

（青年協會繪製）



公民職務遊戲圖

用法

一、本圖專採公民應盡職務要目，繪製此圖，做升官圖玩法，以期於遊戲之中糾正升官觀念，補助青年之健全公民訓練。

二、凡用此圖者不拘人數多少，用骰子一枚，擲定先後點數；最多者先擲，餘人挨次輪擲，以紙片或他物作記號。

三、凡入局者每次須按所擲之點數，照下面說明進退：——

一點（私心）退一步

二點（賄賂）退三步

三點（盡職）停一次

四點（愛國）進一步

五點（服務）進二步

六點（犧牲）進三步

四、凡先至世界大同處爲大賀，次至者次賀，末至者全賀。

寫在編者之頁

一種刊物之出版，要經過集稿，編輯，製版，排版，印刷，釘裝……幾層很不簡單的手續，而且時日也不一定能依預算所定的。所以本期雖發稿較早，想提前出版，但製版及印刷時間出了預算之外，只好仍照原定月尾出版。至於外埠遠處—如香港，金山，南洋—的閱者，更要等寄運到了才有得看，這眞急不來而沒有法子想的了。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是中國一件重要的近事，關於新都時事照片，經由本公司代理經理余漢生君特自到南京選採回來，付刊本期時事之部。

五卅是一个大紀念日，不但因慘案發生距今未久，更因我們覺得今日的帝國主義，比兩年前的帝國主義，有增無減，從兩年的五卅至今，繼續的發生了不少與五卅相彷彿的事件，所以五卅紀念是以觸起國民的痛心。五卅照片，原本還有好些地方寄來，但不能一一登載。

關於時事照片攝影，可說我們特約記者的在上海有周遜君，南京有吳寶鈞君，廣州有張孝德君，他們都很有時事攝影的興趣和經驗。國外照片在美國有本公司經理伍聯德君，於旅行中隨時攝寄回來。還有一个好消息預告：在國民政府服務多年的廿乃光君，不日起程赴歐洲遊學，到各國除觀賞各地風光外，更要訪見些重要人物，廿君答應隨時把照片寄來，並且途中的筆記，也隨寫隨寄。

這期文藝兩篇：盧夢殊君的「戰雲」已完了，這末的一段的插圖如「九个兵士結拜弟兄的摺子」等，很有可觀。另有一篇是金陵大學余世鵬君的「老鶴歸巢」，描寫南方男子出外洋謀生而離家遠蕩的風俗，不知留在外洋的閱者看了覺得怎樣。

美術方面上期原已預告有三色版一幅，後因製版來不及，未能印出。

封面肖像是留美的中國明星黃柳霜女士贈與伍聯德君的，片上有她新筆題簽。下期有 Fairbanks與伍君合照，現在可以預告。

在這編者之頁上，除了我這篇文字外，想加些點綴，因此把平日在編輯室中請朋友們親筆題寫的字，拿些製版插在這頁上，想閱者也喜歡看看各人的字跡。這期寫字的四位，讓我略爲介紹罷：—廿乃光君就是剛才說過的一位。盧夢殊君是銀星電影雜誌的編輯，亦即「戰雲」的作者，在這裏同事快有一年了。張若谷君是藝術界周刊的編者，曾在上海藝術大學做音樂教授，來本公司編藝術界約有半年，最近張君應南京國民政府聘任革命軍日報編輯，昨已赴甯。高長虹君是狂飆月刊編輯和「心之探險」的著者，是一位沉靜的文學家。

有兩位閱者託代徵求本報，—一。廣州東山正培中學王雲路君，徵求第一至十一期，中山特刊除外，願以原價二倍的現金及廣州畫報數份爲酬•二，廣東江門永興街成昌報關行李方舟君，徵求第一，二，三，共三冊，願以價值十倍的書籍爲酬。對於這兩徵求者肯割愛的請直接寄去，後到者璧還。

本報自十三期改組後，到現在已四期，得各方面愛助，我們覺得喜幸。至於迭接獎譽的來信，我想還是老實答覆一句：「現在的良友，離我們希望中完美之點還遠哩！」

——梁得所，六月之一夜，於編輯室。

齊起來吧！培植那藝術之花 得所兄 夢殊 十六、六、十五

盧夢殊先生筆

農工商學兵的良友就是中國國民黨 廿乃光

廿乃光先生筆

「真的朋友是一件甜蜜的東西，他常留意着你的需要，直到你的心坎，他為你蘊蓄着同情心，只待你自己去發覺它……」 譯鈔拉風丹納寓言之一段贈 文淺情深的同志 梁得所先生 張若谷 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上海

張若谷先生筆

慈悲 得所隨筆畫

我的心現在在那裡？ 長虹

高長虹先生筆

書報介紹

中國電影雜誌

鄭漱芳先生主編的電影月刊，文畫兼重，每期有圖畫百餘幅，文字數萬言，注重中外電影界的新聞及評論。出已第六期，目錄繁多，不及錄出，每冊大洋二角。

革命的婦女

英兵强姦華婦暴行事特號目錄

每期大洋三分

社址上海金神父路四百五十號

三民周報

第十一期目錄

每期大洋三分

社址上海法界蒲柏路四三六號

進攻週刊

第八期目錄

每期大洋二分

社址上海法界金神父路日暉里



本公司最近出版的兩本書

孫文主義之理論與實際

——甘乃光著——

每冊大洋二角

戲劇研究

日本菊池寬著　沈宰白譯

目錄

每冊大洋四角

發行部啟事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一）凡欲用紙幣向敝公司函購書報或訂閱者，可向郵局購取保險信封，將紙幣封入寄來，（此項紙幣須以上海通用爲限）切勿將紙幣封入尋常掛號信內，致違郵章而遺失或彼罰。又南洋「一角紙幣」不能收用。

（二）國外寄來之匯票，以上海銀行或郵局可支取者爲限在他埠支取者恕不收用。

（三）如關於定閱事項。有所詢問，或更改地址等來函，請將定單上所注明之（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定報日期（四）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俾便稽查則答覆自易。

（四）定閱各種雜誌均按期出版，由郵局寄發，如要掛號，須另加掛號費，否則中途遺失，敝公司無從查究。掛號費國內每期五分，國外每期一角

（五）空函定閱恕不答覆

本報歡迎投稿

本報每期需用圖畫文字稿件甚多，除特約供給之外，更歡迎各處良友們投稿。關於投稿有幾點請諸君注意：——

一，圖畫適用的有：中外最近時事攝影，美術作品，富有意趣的各種零碎照片。

二，文字因限於篇幅，最好以短篇小品爲適宜，每篇最好不出二千字以外。

三，文稿須繕寫清楚，稿末註明投稿者姓名住址；照片則於背面詳加說明。

四，稿件取用與否，概不退還。但特別聲明要還者，須附足回件郵費。

五　稿件取用後；以現金及本報爲酬。酬律不能定列，視稿件之價值從豐酌奉。倘却酬者請聲明。

六，投稿請寄「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編輯部收」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出版（每月一期）

定價每冊大洋二角　外埠另加寄費二分

訂閱	國內	國外
全年十二冊	二元四角	三元
半年六冊	一元四角	一元七角

寄費一律在內（郵票代洋九折計算）

日本朝鮮均作國內新疆蒙古香港澳門及南洋羣島概作國外

編輯者　梁得所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編輯部　上海北四川路B二十號

發行者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B二十號

印刷者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分發行　香港　大道東良友公司支店

各埠分銷處

▲上海　上海圖書館　北新書局　民智書局　光華書局　金發書店　泰東書局　國民書局　蘇新書社　▲蘇州　小說林書社

文怡書局　振新書社　▲天津　昆記書報社　▲南京　中華書局　▲無錫　世界書局　▲杭州　民智書局　▲直茄

南新書局　▲廣州　共和書局　▲成都　至寶書莊　▲南甯　強華書局　▲怡保　新新書局　▲檳榔　新新書局

兢兢書局　進化書局　錦文書局　▲新加坡　上海書局　通商書局　▲加拿大　新中國印務局　▲非列濱　華僑努力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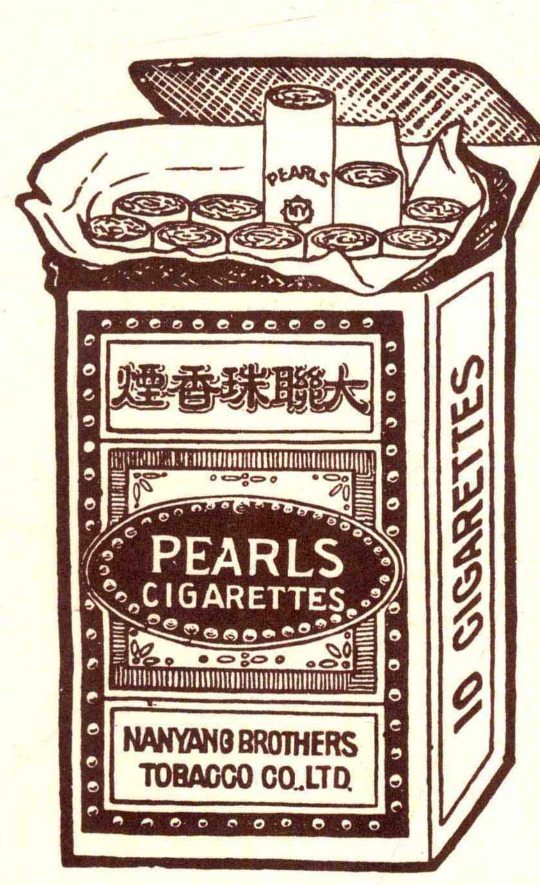
打倒一切劣品
挽回外溢利權
鞏固實業基礎
倡吸國產各煙

谿公撰稿

注意老牌國貨

大聯珠

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煙艸公司出品